

元遺山先生全集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五

碑銘表誌碣



北  
山  
北  
山  
北  
山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碑銘表誌碣

御史張君墓表

東平幕府從事張昉持文士李周卿所撰先御史君行事之狀請於僕言先御史在興定元光間於州縣爲良民吏於臺閣爲材大夫朝譽藹然吾子所知喪亂之後挈家還鄉社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乃一意與世絕來往以閉戶讀書爲業者餘十五年凡向之所以爲良民吏材大夫者未嘗一語及之沈默退讓齊魯大夫士翕然稱道之亦吾

手旃知者棄養以來三見霜露而不肖孤以斗食之役汨  
沒簿尉閒不得灑掃墳墓列樹碑表使先子名德懿範闕  
焉而不彰誠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其何以瞑目乎今屬  
筆於子幸爲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僕嘗謂聖人澤後世  
深矣今虞芮有閒田豐鎬之閒男女異路孔子近文王六  
七百歲故言衣冠禮樂則莫齊魯爲盛宜矣百年以來東  
平劉莘老斯立宣叔之祖孫文元賈公昌朝之家世滕陽  
張丞相永錫日照清獻張公父子東阿壽國張公蕭國侯  
公參政高公奉高承旨党公黃山內翰趙公岷陽內翰閻  
公敦龐耆艾海內取以爲法其餘經明行脩由晦道商公

被繫俠少輩愛慕之多爲之出死力以故得脫去癸酉之  
秋國兵破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民爲兵以公爲眾  
所伏署百夫長明年春泰安人張汝楫據靈巖遣別將攻  
長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東阿平陰長清三縣提控  
捕盜官戊寅六月攝長清令八月宋人取益都乘勝而西  
行臺檄公備芻糧爲守禦計公出督租比還而長清陷尋  
以兵復之有譖於行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臺疑公以兵  
圍之公挈老幼壁青崖峒依益都主將以避臺兵之鋒宋  
因以公爲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之  
東皆公所節度矣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守將單仲力

不支數求公救公爲請於主將主將逗留不行公獨以兵  
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宋不足恃首謁先太師於軍門  
挈所部以獻太師時以王爵統諸道兵承制封拜乃授公  
金紫光祿大夫行尙書省事其年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  
之偏將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公出征叛降於宋  
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明年公以太師兵復青崖擒信  
誅之進攻東平守將何立剛棄城而奔公始入居之又明  
年軍上黨宋將彭義斌說青崖晁海叛公公之家人復被  
略去義斌軍西下郡縣多爲所脇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  
閒遣人會大將孛里海軍軍久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

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公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兄事公時  
麾下眾尙數千義斌不之奪而青崖所掠則留不遣也其  
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字里海等軍相望分公以帳  
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已迫卽連趣字里海軍而與  
之合戰始交宋兵崩潰乃擒義斌不旬月先所失部分盡  
復之是冬郡王戴孫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太師  
攻益都凡公之功所在皆爲諸道之冠庚寅四月朝於牛  
心之帳殿天子賜之坐宴饗終日上歡甚錫公金虎符寵  
以不名又數數目公顧謂侍臣言若嚴公者眞福人矣又  
四年朝於和林城授東平路行軍萬戶偏裨賜金符者八

人初公之所統有全魏有十分齊之二魯之九及是畫境之制行公之地於魏則別大名又別爲彰德齊與魯則復以德充濟單歸於我丁酉九月詔書命公毋出征伐當是時公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始於披荆棘扞豺虎敝衣糲食暴露風日挈溝壑轉徙之民而置之衽席之上以勸耕稼以豐委積公帑所積盡於交聘燕饗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私貯之辟置俊良汰逐貪墨頤指所及竭蹶奉命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爲樂歲出於塗則知其爲善俗觀於政則知其爲太平官府而公之心力亦已盡矣上亦雅知公不便鞍馬念其功而



憫其勞視之猶家人父子欲使之坐享康甯壽考之福故  
聖意優卹如此公病風痺久人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  
不死耶得無疾病以歿足矣以庚子四月己亥春秋五十  
有九薨於私第之正寢是夕大星殞於縣界人以爲公歿  
之應五月壬申舉公之柩葬於鵲里之新塋禮也公旣握  
兵柄頗生殺時年已長經涉世故久乃更折節自厲聞亦  
延致儒士道古今成敗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仁民愛物  
者輒欣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閒嚴厲不可犯至於仁心爲  
質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彰德旣下又破水柵郡王怒其  
反復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公解之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

不能及爲所勝從果何罪耶王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  
復有水柵之議公爲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  
之不若留之農種以給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其後於曹  
於定陶於楚上於上黨蓋未有不然而者大兵由武休出襄  
鄧公時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屠戮必多我當載金繒往  
贖之且約束諸將毋敢妄殺有所鹵獲必使之骨肉完保  
靈壁一縣當廢者五萬人公所以救之者百方兵人旣素  
服公言重爲資幣所誘故皆全濟中有求還鄉里者悉縱  
遣之是冬大飢生口之北渡者多餓死又藏亾法嚴有犯  
者保社皆從坐之逋亾纍纍無所於託僵尸爲之蔽野公

命作糜粥盛置道旁人得恣食之所活又不知幾何人矣  
初公之部曲有亾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人以  
爲必殺而公一切不問王義浹義斌之別將聞義斌敗將  
奔河南凡公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爲所害河南破公獲義  
浹妻子厚爲贖卹之且護送還鄉里終不以舊事爲嫌其  
能人之所難能者又如此東州旣爲樂土四外之人託公  
以爲命者相踵也公爲之合散亾業單貧舉喪葬助婚嫁  
多求而不靳屢至而不厭肉骨之賜卵翼之惠日積而月  
綦之蓋有不可勝書者矣故聞訃之日遠近悲悼境內之  
人野哭巷祭旬月不能罷古之所謂愛如父母敬如神明

者於公見之子男七人長忠貞金紫光祿大夫前公卒次  
忠濟襲公職次忠嗣忠範忠傑忠裕忠祐姪一人忠輔女  
七人孫一人忠貞之子朗既葬之三月孤子忠濟等狀公  
之行以神道碑爲請敢以智愚之所共知者論次之而系  
之以銘銘曰

岱宗巖巖清濟洋洋佗彼嚴公尹茲東方維大國齊維魯  
所荒大安衰微元元邁凶鋤穰棘矜迭爲長雄遺黎惘然  
適埴斯窮公乘其時奮從兵戎心爲著龜往迓大同挾右  
太行以入王封人瞻者烏我龍之從儷景同翻鬱爲雷風  
乾端坤倪一廓屯蒙奔走先後莫予敢侮莫予敢侮惟公

之武乃錫金虎民汝予撫民惟天民惟公受之有內之溝  
職公救之大布我衣大帛我冠斜傾我扶罇漏我完爾有  
瘡罷我違我安金革之威肅於凜秋化而陽春悴槁和柔  
祥風愉愉叶氣油油河潤之溥暨於他州民拜公賜有憂  
斯禱祝公壽考爲國元老如山如河受福則遐齊政方報  
魯婦已髻布宣王靈繫公是賴愛養基本繫公是戴巨室  
喬木式瞻誰在相彼邦民古無遺愛有開必先惟公之功  
寵以不名公名之崇巍巍堂堂哀榮始終誰其配之錢氏  
孝忠荏平之原龜石穹窿勒我銘詩以對景鐘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

有序

山東重地所在天下莫與爲比杜牧以爲王者不得之則不可以王伯者不得之則不可以伯古之山東今河朔燕趙魏是以就三鎮較之魏常制燕趙之生死而懸河南之重輕故又重焉方天兵南下海宇震蕩雷霆迅擊無不糜滅燕城旣開朔南分裂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公擁上流握勁鋒審大命之去就一羣疑之同異乃以庚辰春籍所統彰德大名磁洛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獻之太師之行臺形勢旣彊基本斯固國家所以無傳檄之勞亾鏃之費而成包舉六合之功者公之力爲多昔淮陰襲厯下軍盡有齊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耿弇攻祝阿竇融合五

郡兵光武因之以集大統以公方之尙無媿焉好問客公  
幕下久故能知公所以得民者蓋公資稟沈毅威望素著  
且嚴於軍律少所寬貸見者流汗奪氣莫敢仰視中歲之  
後乃能以仁民愛物爲懷郡王兵破相下之水柵繼破曹  
濮怒其翻覆莫可保全欲盡坑之公百方營救得請而後  
已兵出荆襄公自邳徐赴之謂所親言河南受兵殺戮必  
多當載金帛以贖之靈壁降民方假息待命公餽主兵者  
下道卒伍亦霑膏潤一縣老幼皆被更生之賜且縱遣之  
計前後所活無慮十數萬人生口北渡無從得食糜粥所  
救者尙不論也畫境之後創罷之人新去湯火獨特公爲

司命公爲之闢四野完保聚所至延見父老訓飭子弟教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本懇切至到如家人父子初不以侯牧自居官使善良汰逐貪墨貸逋賦以寬流亾假閒田以業單貧節浮費以豐委積抑游末以厚風俗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收恤孤嫠仗助葬祭菽粟易於水火冰霜化而紈袴人出強勉我則樂爲故薨謝之日境內之人號泣相弔自謂一日不可復活非策慮億洞見物情權剛柔之中持操縱之術始以重典立威終以仁心爲質者能如是乎壬子孟冬公之嗣子某走書幣及好問於鎮陽書謂好問言先公功著興王之初名出勳臣之右虎符



龍節長魏齊魯五十城者踰二十年官有善政政有遺愛  
敬者比之神明報之欲其長久某猥嗣世爵大懼弗克奉  
揚先德輒與參佐部曲士庶耆壽同力一志作爲新廟以  
致禱祠烝嘗之敬宜有文辭昭示永久惟吾子惠顧之好  
問以爲祠祭之爲大事尙矣以勞以功三代不易之道若  
樂布之五社甄子然宋登之配食後世亦有以義起之者  
蜀人祭忠武侯於道陌而博士拜章王珪通貴不營私廟  
而法官劾奏禮固不可以變古而亦貴於浴人之情況乎  
時則縣絕未遑人則焄蒿將見如公之廟貌獨不可以義  
起乎祀典廢於一時公議存乎千載異時有援表忠觀故

事言於朝者尙有攷焉好問旣述公之事又系之以詩使  
歌以祀公其詩曰

天造草昧福有幾風雲感會神與期乾龍用九方奮飛潛  
蛟豈得留汗池王伯之柄魏所持金城千里山四維公籍  
盈數數有畸燕趙廓廓無藩籬六合遂入天戈麾猶之歷  
下開漢基楚破竹耳將安歸天官葵功絕等夷介三大藩  
畫郊圻大帛之冠大布衣煌煌德星出虛危扶傷合散傾  
復支民恃保障輕繭絲年穀屢豐物不疵諸侯代興公維  
師誰謂華高可齊而武公司徒屈於斯矧壽保魯止於斯  
昔歌且舞今涕泗人疇依乎遠奪之甘棠之蔭公之祠麗

牲有碑碑有詩戰功日多民政慈尸而祝之甯我私公福  
我兮無已時子孫眾民其世思

順天萬戶張公勳德第二碑

歲辛亥冬行軍千戶賈侯輔持順天路軍民萬戶張公勳  
德碑見示謂僕言此內翰淳南王君從之之辭也蓋自板  
蕩以來我公爲吾州披荆棘立城市完保聚闢田野復官  
府舉典制摧伏彊梗拊存單弱使暴骸之場重爲樂國其  
有德於州之人爲甚厚如輔不敏亦得稟受成算自竭微  
效猥先參佐紆佩金紫圖所以報謝者不念食息頃而迄  
無萬分之補姑取境內士庶耆壽偏裨部曲之意就公所

以成顯顯焉在人耳目者著之金石以昭示永久王君偉公之功而有取於吾屬之誠且一故樂爲道之凡我公率族屬保壁障由西山之東流鳩以功令定興至節度雄州從經略使苗公道潤及賈瑀賊殺道潤公殺瑀復讎散其餘黨戊寅之秋策名天朝以功加榮祿大夫帥河北東西路以寶書錫命自千戶陞萬戶佩金虎符順天別爲一道者亦旣載之矣惟是碑之立將二十年而公之勳伐積累日盛而皆王君不之見者區區之意大爲慊然考之古人初令一邑進而守一州始將千人終至於統百萬眾若惠政若戰多其見之褒述者不一而足故有大書特書屢書

之語朝論以爲美談史臣資其實錄珪爵旂常鼎鐘竹帛於是乎張本有如我公炳河山之靈會龍興之運開拓疆宇爲國虎臣治民涖官威惠並舉而英聲茂實百不宣一其於褒讚之義得無未盡乎今屬筆於子幸以第二碑實之僕以不腆之文不足以俎豆於王君之後辭不敢當而賈侯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勉爲次第之初公之下東流軍滿城也滿城小而缺且無禦備帳下纔數百人恒山公武僊會鎮定漢冀步卒一萬騎五百來攻公以老幼婦女乘城率壯士出戰敵不能勝然未退也後數日公策其老且怠遣人假爲輜重聲言救兵至自西山曳柴揚塵鼓

譟其後僊軍果驚潰公追擊之遺尸數十里是歲六月軍市川帥牛顯結高陽公張甫河間公眾哥等軍數萬來攻公登城拒戰爲流矢所中敵大呼曰射中張某矣公不爲動開門出戰甫眾哥皆敗走由是祁陽曲陽鼓城諸將帥降者二十餘城易州守盧應御下卞急吏卒每欲爲變畏公不敢發公北覲次於宣德羣不逞乃環應第攻之應挺身而逸妻子皆爲所虜復大掠于州遂據西山之馬頭砦公聞之卽棄輜重而南問之路人得賊要害曰六門堂者遣部曲任德等潛執守者而反據之故賊不之覺公先約德軍曰我砦下舉火爾卽發聲乃率卒至砦下數賊以叛

逆且論之曰能以盧應家屬來降者當貸爾命不然無遺類矣賊且笑且罵曰盧應妻子非白金三千兩不可得乃欲降我乎公怒呼之曰吾問爾三不從則攻爾矣問之者三竟不應乃舉火攻之德等如約轉石擊砦中賊大驚以爲從天而下窘無所逃束手就縛公歸應妻子諸賊悉巒殺之緣山反側鹿兒和和美女擔車堵牆百峰東西五峰苑家西水姑姑塢紅花谷閃堂水谷白虹白家野豹諸砦望風降附及武僊以兵來犯公與之戰一月凡十七勝每勝必斬馘千餘級於是公之威名震河朔矣丁亥之春以滿城隘狹移軍順天順天焚毀之後爲空城者十五年矣

公置行幕荒穢中日以營建爲事繼得計議官毛居節共爲經度民居官府截然一新遂引雞距一畝二泉穴城而入爲亭榭爲池臺方山陽則無蒸鬱之酷比厯下則無卑溼之患此州遂爲燕南一大都會無復塞垣之舊矣京城之役守者屢出接戰我軍不能前一日公被重鎧躍馬橫戈而出大呼謂諸帥言公輩平時陵轍同列以驍果自名乃今蓄縮不進虧喪聲實氣岸果安在能從我卽同入陣不然爾後當尊事我勿復故態爲也諸帥無應者公卽馳入陣中呼聲所及無不披靡出入數四而氣益壯歸德之役城中兵夜所營並隄而進其鋒甚銳北面守者不戰而



走多溺水死西北一軍俄亦奔潰公命軍士繫舟南岸示  
無還意因諭之曰我輩得舟亦不得濟濟亦不能免惟有  
決死而已眾心乃定命一卒執幟立隄上諸軍隱隄自蔽  
待敵下舟卽力卷之敵果不敢下公命軍士先渡將校次  
之公殿其後竟不失一卒而還汝南之役宋人聽節制我  
欲決柴潭城中兵陣於南門外決死戰宋兵瞻望不進公  
率步卒二十餘涉水入陣左右盪決莫有當其鋒者諸軍  
壯之徐州之役攻久不下宋人出戰大帥大赤令曰田四  
帥先人不能則張公繼之又不能則我當往旣而田不克  
入公率死士五十人逆擊之戰於分水樓下敵退走公追

及子門俘獲數人明日急攻西南隅城旣墮缺敵以重扉覆之攻者不能上公募死士乘城擁一卒起推置扉之上城隨陷論功第一邳州之役諸軍築壘環其外城中危迫潰圍而出望見公旗幟卽犯別帥軍公率兵救之敵不能出又犯別一軍公復救之敵竟敗而諸軍亦賴之以全棗陽之役公奪傅城軍壘二又奪外城據之城中人啟南門出諸軍爲木柵禦之公繞出其後敵大潰眾十餘萬多溺濠水餘軍西走復爲史侯所襲而公橫盪之皇太子壯其勇而惜其材傳呼止之而公戰愈力迨宋兵盡乃已郢州之役城陷州人奪西門出走前卽漢水公乘勝擁之溺水

者如山岡然曹武之役公將度九里關或言關路險惡宋必設伏不若候大軍與之偕進公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若止而不進爲彼所先建瓴之下吾得其便乎乃率二十騎直前果得關宋兵覺由西山之閒翼而下我軍方休息不虞敵至士皆輕衣無鎧仗猝爲所圍皆倉皇失措公單騎馳突潰圍而出宋軍不敢追遂屯曹武北之長封嶺結陣而居戰守不易緣山保聚皆攻下之連破瀕江諸屯二十餘所秋八月攻洪山與宋大軍遇自旦至暮宋軍潰斬統制官十三人脫走者纔一人耳光州之役大帥令公取敵壘以公喜澁入戒勿親往而公輒親往壘旣下明日而

城降黃州之役道出三山寨寨高險不可上公率眾攻戰  
方交公引數卒潛視要害處卽引還夜四鼓起黎明至寨  
下會天大霧咫尺不相辨公曰此天也卽取昨所視路發  
石伐木橫戈而先之敵殊死鬪公奮擊之馘虜數萬自相  
踐蹂墜崖谷而死者不勝計遂攻黃州州之西有大湖曰  
張大與江通流公攻下之得戰艦萬艘選什之一順流而  
下循江接戰十日乃至城下營於西北隅有乘小舟來覘  
公策之曰此必欲伺吾隙來攻耳乃分軍爲三一竝江路  
爲偵伺一伏赤壁下公自將一軍陣而待是夜宋果水陸  
並進公遮擊之宋軍不得前會我軍合並攻之不戰而潰

往往溺水死生獲者尙數百人州東門禦備甚堅矢石如  
雨諸軍爲之少卻大帥命公取之公被重鎧率死士三十  
餘輩奮戈而入守者爲之奪氣宋人請和乃班師還及淮  
水南岸有保聚曰張家砦軍民十萬餘諸帥議立砲攻之  
公曰不必爾獨率一軍攻之顧盼之頃守卒崩潰諸將懾  
伏皆自謂不及也滁州之役公至自北觀從一百人而南  
時廬泗盱眙安豐濠州之間皆宋重兵所宿斥候旁午屯  
戍相望有以四千騎斂退者或勸公無行公不之顧且戰  
且前一日獨騎入一保聚值敵兵二千餘人環射之矢著  
鎧如蝟公馳突回旋每射輒中敵不能近良久從兵至合

擊之敵人殲焉遂會滁之兵時大帥以城久不拔議解圍  
公前請曰某起身細微猥蒙寵遇擢任非次顧何功以堪  
之況新被異恩圖報無所知大軍在此故轉戰來會誠不  
能奮力於諸君之後遽爾北歸將不與初心相違背乎請  
身率士卒以決一戰雖死不恨也帥義而從之公馳入圍  
中激石中其鼻大帥謂公不能戰合軍繼之公裹創躍馬  
而出帥止之不顧率銳卒先登城遂拔自大河放而南杞  
爲中渾東連淮海浩瀚無際國朝方有事南鄙彼爭利舟  
楫閒殆無甯歲朝議以杞爲上流不以大將鎮守之則一  
葦所航河不能廣矣公以甲辰歲被朝命節制河南路軍

馬因地之形殺水之勢築爲連城分戍戰卒衝要旣固姦謀坐屈艫艫有橫截之阻而走舸無奔軼之便北安濮鄆西固梁豫公之力爲多初大軍還自滁宋境連歲被兵民物蕭條畊稼俱廢我軍爲因糧之計初不以餽饟自資比軍還閒關千里道殫狼籍公一軍先事爲備故獨無饑色許鄭之閒亦有儲蓄雖他帥軍亦被贍給焉軍興以來賈人出子錢致求贏餘歲有倍稱之積如羊出羔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而八至十年則絜而千調度之來急於星火必假貸以輸之債家執券日夕取償至於賣田業鬻妻子有不能給者公哀而憐之與眞定史侯論列上前乞

債家取贏一本息而止聖度寬明隨賜開允德音四布海隅欣幸初移刺眾哥張甫牛顯皆嘗與公爲敵旣歿其妻子流離無所於託公求得之皆厚爲存卹顯長子國祥以材具署爲郡守次黑子爲大官所俘公賂以金繒僅乃得歸仍歲有白金之輸自餘完復離散婚嫁孤幼周急繼困扶病助喪者日月不絕蓋不可以十百計也人徒知公席百勝之功以取顛面之貴威望崇重見者起立拜揖或周章失次而不知寇斂略平之後日與文儒攷論今古見仁民愛物之事輒欣然慕之恩拊吏民恒若不及雖笞罰之細亦未嘗妄加所謂仁心爲質要其終而後見者也僕老



經生耳何足以知兵以公之故嘗妄論之天地一氣也萬物一體也同仁一視宜莫三代聖人者若也今見之於書則曰天吏逸德火炎崑岡又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信斯言也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而可乎三代以來將兵者何啻千萬人孰不欲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曠然爲仁義之舉然而百姓桉堵獨稱忠武侯市不易肆獨稱李良器其餘豈皆樂戰嗜殺執凶器而履危道得已而不已乎抑所遭之時有同有不同也僕旣件右公之事且系之以詩使并刻之其詩曰

朔方幽都燕日北門土風厚完海山雄吞戰國荆高義烈

言言鬱摧行歌風流猶存維清河公殆車騎諸孫軀幹中  
人勇則孟賁大安失邦南渡崩奔公乘其時萬夫橐鞬乾  
龍天飛霆裂厚坤有盤者螭儷景同翻天子倚公宣力四  
方虎節麟符以長戎行太行西東在所寇攘盜販黥髡自  
爲侯王妖狐夜號平民晝藏千里蕭條道殣相望翩翩一  
軍誅鋤暴強指以神鋒孰我敢當扇靈風之威訶禁不祥  
會是冰天化而春陽王旅嘽嘽頻歲江濱於光於黃棘陽  
壽春公不以大帥自居而矢石必親出入行間勇氣益振  
每戰而輒得志古難其人公殿南藩淮海爲鄰中渾新城  
矗若長雲吳兒幢艖暮夜潛軍有扼其吭去如驚鷹望見

鼓旗謂公江神徐方旣平荆楚旣同覲於王庭三捷日靡  
何以錫之瑀戈彤弓何以命之侯國世封臣拜稽首天子  
之功臣力方剛臣報未終教子若孫惟孝與忠布宣王靈  
地天無窮伐石西山刻詩頌公千年此碑當配景鐘

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思忠字天祐以小字善才行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  
八世孫曾大父內刺贈定遠大將軍大父聿魯隱德不仕  
考履章宗明昌初拜尙書右丞生三子公其仲也弱冠以  
宰相子引見補東上閣門祇候泰和四年終更調衡水令  
蘭州軍士判官入爲西山閣門簽事大安二年改太子典

儀轉裁造署令扈從宣宗南渡以勞授儀鸞局使俄遷太  
府少監兼直西上閣門尙食局使貞祐三年出爲同知昌  
武軍節度使事改章化軍厯嵩裕息延四州刺史同知鳳  
翔府事中京副留守同知歸德府事北兵襲荆襄京師戒  
嚴詔公以都水監使充鎮撫軍民都彈壓壬辰二月公之  
季弟今中書令楚才奉旨理索公北歸召見隆德殿公再  
拜乞留死汴梁哀宗幸和議可成贈金幣固遣之君臣相  
視泣下竟以某月十有七日自投於內東城濠中水而沒  
時年六十有一上聞之震悼贈工部尙書龍虎衛上將軍  
夫人郭氏先公卒子男一人曰鈞仕爲尙書省譯史女二

人嫁士族男孫三人甯壽昌壽德壽女孫一人皆尙幼公  
資雅重讀書知義理遇事明敏雖老姦不能遁其情從仕  
四十年未嘗有咎贖之玷其畏慎如此死之日朝賢多嗟  
惜之孤子鈞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宏政縣東  
南鄉之先塋以好問於公有一日之雅百拜請銘故略爲  
次第之其銘曰

其賦材也博以通其植志也敬以恭安靜以養民敏給以  
赴功斯足以爲賢或生長見聞者之所同至於憂國愛君  
存亾始終裴回故都而不忍訣則藹然有古人之風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六終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碑銘表誌屬

龍虎衛上將軍木虎公神道碑

生而靜之謂性靜而應之謂材材與性出於天其初則通而中有大不同者蓋性者材之體而材者性之用體喻則璞也用喻則璞之雕也然性不害爲不及而材每患於正餘惟其不及故勉於成惟其有餘故趨於壞人知椎鈍樛魯拙於變通艱於鐫鑿之爲無所取而不知聰悟敏給敢於負荷安於墮窳爲大可哀也古有之博學雖愚必明況

賢者乎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況不至於困者乎以是論公則學之力爲可見矣公諱筠壽字堅夫姓木虎氏世爲上京人五世祖木不從武元下甯江王業漸隆論功第一一命銀青榮祿大夫節度甯江開國之後一門世封猛安五人謀克十七人尙縣主者三人子孫以世官故移戍西北路桃山之陽因占籍撫州勳貴之盛國史家牒詳焉曾大父布苦德襲猛安積官鎮國上將軍妣完顏氏金源郡夫人大父查刺明威將軍比部詳穩官妣溫敦氏金源縣君考阿散懷遠大將軍霸州益津縣主簿後用公貴贈鎮國上將軍妣金源郡君陀滿氏進封太夫人公卽益津府君



之長子也初名雲壽道陵特旨改焉大定二十九年以  
門選充親衛軍騎射驍捷時輩無能出其右初著籍卽衙  
直點檢司泰和中元妃李氏兄弟貴寵方盛內外諂附大  
奴文童者以事陵轢平民市人聚觀無敢爲救止者公見  
之壓掌大數曰若人奴耳何敢爾邪直前擊之馬箠亂下  
奴流血被面號訴於都點檢喜兒人爲公危之公泰然自  
若謂同列言點檢公宮闈之長果解事當加重我或以一  
奴故而害正人豈久於富貴者我何懼爲喜兒召公入善  
言慰之曰外人見吾家鷹犬且知愛之君乃能辦此可謂  
不畏疆禦矣奴輩儻復恣橫無惜教督之公用是知名嘗

問一策論老生日世謂親衛軍舉不能官其病安在生言  
公輩年二十許隸籍又二十年乃出官四十而學從政蓋  
已晚矣況衛士之職尊君之外無復餘事平日唯知威制  
疆裔積習既久豈復有平易近民者乎公復問然則如何  
而可生日公試取律令讀之公退而讀律不二三年條例  
及注釋問無不知他日又問生我讀律知大綱矣竊謂刑  
法但能治罪惡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耐而迹無可尋  
者何以治之生日聖人作春秋不誅其人身子能讀春秋  
則治心與跡兩俱不困矣公復從人授春秋泰和中行臺  
駙馬都尉揆南征詔給親衛軍二百五十人以從而公爲

之長戚羅山得經生曹鼎從之講授從是言論開廓又非  
吳下阿蒙矣嘗言吾初讀律繼而授春秋因之涉獵史傳  
粗見成敗比死者須一見天子不有所建明可乎復取劉  
顏輔弼名對陸宣公奏議成誦之其彊學堅志類如此八  
年軍還用行臺薦收充奉職宣諭良厚大安初奉詔使高  
麗立節清介不聽以館妓給使令互市之利僅不廢故事  
而已御史上之卽日授中宮護衛尋遷之御前至甯初右  
丞綱軍居庸詔公爲參謀數與綱議不合綱積不能平檄  
公從縉山高琪軍時大朝兵已薄居庸游騎旁午道路阻  
絕公從僮僕二三輩夜出關無一卒與俱會高琪移軍合

河公馳赴之比至而軍已潰單騎南還且戰且走僅入南山與都統興哥收潰卒四千騎二千距險而陣軍中遣譯人好謂公言我無他求止欲得馬耳公報言渠欲得馬我欲得吾人之被掠耳果以吾人見歸馬非所惜也約既定相與結盟與馬十得老幼千餘以歸以功加鎮國上將軍賜馬十匹貞祐二年扈從南遷公憤懣欲有所言而無自發之行及新樂爲上言妃后車乘綵畫鮮明徒事外飾而適用之具或不足任重而致遠設有意外之變非臣子所敢言蓋積弊之極以致今日非獨此一事而已宣宗感悟詔公以便宜提控尙輦局七月以扈從勞授器物局副使

一日內出鞠仗命料理之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公以家所有鞠仗進且言車駕以都城食盡遠棄陵廟正陛下坐薪嘗膽之日奈何以毬鞠細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仇敵在邇非所以示新政也上不懌擲仗籠中明日出公爲橋西都提控是歲臨秋公度遠近設候望河朔無警則聽河防民丁暫歸省薪糧以贍軍公私便之四年冬十一月潼關失守樞密院檄公守虎牢虎牢陵谷遷變無險可扼倉卒中作大橋以距西師橋甫成而敵至相去百舉武長兵已相接矣公橫架橋上獨當之西師十六輩棄馬潛由澗中路偃僂而上欲出公軍士之後軍

爲小卻公策馬大呼後騎隨進聲勢甚張十六人者皆倉  
皇失措展轉澗底公下馬立視指麾後騎乘高而下顧盼  
之頃梟六首而還汜水東數城西師雖不侵突而羣不逞  
有因亂相剽竊者獨公所鎮軍民按堵如故諸縣就河陰  
爲立生祠樞密院別帥軍二萬戍虎牢此軍至自河朔剽  
掠成俗且主帥馭之無紀律變在旦夕民謂公可恃自陳  
苦急公言之帥帥言我軍皆盜賊強梗之餘當以漸柔服  
急則生變咎將誰執公知帥不能軍縛暴橫尤甚者三人  
斬之以徇軍中肅然俄改武器署令五年除同知定國軍  
節度使事自夏陽抵潼關上下千里戍卒五萬公兼領之

因上奏關輔被兵之後殘民疲於供給在所城墜之後乞  
以農隙爲之秦民賴焉興定二年改同知隴安軍節度使  
事三年改環州刺史夏人大舉入寇城中軍不能二千公  
以老幼婦女乘城度寇至木波地狹道險利用設伏自將  
步騎五百乘夜襲之寇果驚潰南走追斬千人奪老幼數  
千獲將領一人寇奔往西道公復邀擊之斬首數百獲牛  
羊萬餘慶陽總管子容以巡檢幕客再能有名馬二欲取  
之倚公同局之舊私遣掾屬趙以情告公公恥以求索見  
汚爲趙言彼部落族以馬爲死生凡馬且不可得況名馬  
乎於是總管者怨且慙乃誣再能有叛計遣趙掾勒公捕

送趙復得以此脅再能獻馬可免罪再能率所部千人州  
署前望闕泣拜曰我曹受恩百年何嘗有一人萌異志者  
幸太守申明之趙掾在我亦不爲冤死鬼矣公欲兩解之  
總管愈怒馳奏再能有叛計刺史不奉府檄擁護罪人可  
并按之有詔京兆行臺窮治其事參知政事把公延安帥  
完顏公保公無他詔勿問猶以州府不相能兩罷之平涼  
行臺奏公爲馬步軍都總領公自以無罪橫被廢棄鬱鬱  
不自聊雖擢置亞帥非其好也居無幾何偕同官游崆峒  
遂有終焉之志不三數日遭疾疾遂革所親問後事公強  
起應之曰我武人不死疆場而死牀簀獨是爲介介爾此



外何必言言終而逝享年五十有一實五年七月之十一日也元光改元冬十月諸孤扶護東還權殯汝陽積官龍虎衛上將軍金源郡侯先娶夾谷氏雲陽令阿合門之女前公卒再娶徒單氏祕書監歐里白之女後公十有八年而卒竝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五人長仲道次仲貞櫟陽監酒次仲坦闕鄉令次彭孫聃孫俱早卒女二人皆適士族男女皆前夫人出也男孫二人祖安老安女孫一人尙幼公儀幹秀偉資稟沈毅清儉公勤爲人寡言笑不妄取卽事親孝友愛諸季恩禮備至及弟兄析居公悉有以處之曰季弟通貴無俟分財其弟戰歿其孤當卹小弱弟蚤失

怙恃尤可哀者孰多孰寡咸適其當公所取唯白玉帽環  
一雙而已曰此大門時物也在軍中餘十年與士卒同甘  
苦至盛夏不操扇或問之故曰古名將類如此吾願學焉  
且身歷艱苦亦從儉入奢之義也或言軍士近年例無戰  
志殆不堪用邪公謂不然猶之鷹隼往在田閒悉能自取  
食人得而畜之豈遽忘搏擊邪婦人女子爲氣所激尙能  
持刃而鬪況男子乎吾謂兵士無不可用亦猶鷹隼養之  
未至耳公旣耽嗜書史故親授三子者學夜參半猶課誦  
不已三子服教悉能自樹立有聞於時某歲仲坦舉公柩  
北歸卜葬於輝州蘇門北之某原枉道過好問新興授公

行事之狀涕泗百拜以神道碑銘爲請仲坦從好問游有  
昆弟之義義不可辭乃爲件右之惟公故大家生長燕雲  
閒州閭貴游華靡相尙公家素鉅萬僮僕千人帷帳軒車  
琴筑棊槩可取諸左右而足能被服儉素攻苦食淡不變  
老人大父國俗真淳之舊此一難也帶刀宿衛從事獨賢  
而於番宿更休之餘爲幼學壯行之計心樂性熟寢食不  
廢乃如寒苦一書生雖明昌右文海內嚮化家存贏金之  
諺士有橋門之盛至於以衛士而治儒術者唯公一人是  
又一難也流品旣高朝譽旣著高墉射隼足致要津公則  
剛近乎仁義形於色未信不虞於謗已而奉公甯至於失

名蹭蹬一麾有識興嘆使之得時行道持眾美而效之君  
文武志膽用無不可徒以一言忤旨不得久居中何泰和  
封殖之難而貞祐摧折之暴也彼以假儒衣冠生死利祿  
厥祿無補蘇而復上六經掃地沒世不復反以武弁待公  
自今觀之其賢不肖果何如也銘曰

北方維強聞氣維雄以宗起身而以名起宗金石獨止而  
無竝流脂膏共處而不自豐直前徑行之謂剛有犯無隱  
之謂忠匪惟公賢簡策之功丞相材官危戮鄧通北山諫  
書乃在筆公使公不學無術猶富有古人之風大冠如箕  
鉅儒宗工微巡周廬寔命不同乃如之人兮祿不計庸我

銘墓石鬱孤憤兮何窮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死生之際大矣可以死可以無死一失其當不以之傷勇則以之害仁然自召忽管仲折衷於聖人之手斯不必置論至於忠臣之於國義士之於知己均爲一死而中有大不相侔者蓋不可不辨也嘗謂意氣感激衆人之所同歿壽不二君子之所獨今夫傳記所載猝然就一死以取千載名者多矣及就其平素攷之果嘗以千載自望乎夫惟志士仁人知所以自守也不汨於義利之辨不乖於去就之理端本旣立靡乎不拔靜以養勇剛以作強其視橫逆

之來會虛舟飄瓦之不若控搏之變如寒暑旦暮之有常  
心爲權衡自量輕重知有泰山之義而不知有鴻毛之生  
結纓之禮不至無取於海隅之伏劔漆身之志旣篤不屑  
於督亢之獻圖孰先孰後必有能次第之者語有之君子  
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信斯言也匹  
夫爲諒自經於溝瀆其可與求仁而得仁者一概論乎君  
諱慶祥字瑞甯姓馬氏以小字習里吉斯行出於花門貴  
種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蓋已莫知所從來矣  
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遼東因家焉太宗嘗出獵恍惚聞  
見金人挾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勅以

所見者物色訛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  
廟尊像不可得唯同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像進之  
眞與上所見者合上歡喜讚嘆爲作福田以應之凡種人  
之在藏獲者貰爲平民賜錢幣縱遣之君之祖諱迭木兒  
越哥父把騷馬也里黜又遷淨州之天山天山占籍今四  
世矣此地近接邊堡互市所在於殖產爲易君家勤儉自  
力耕墾畜牧所入遂爲富人君之父生三子其二蚤卒獨  
君資稟聰悟氣量宏博儕輩無出其右年未二十已能通  
六國語併與其字書識之泰和中試補尙書省譯史使者  
報聘麗夏君率在行中大安初衛紹王始通問大朝國信

使副倚君往復傳報皇帝賞君談吐辨捷欲留不遣君百計自解竟獲復命其年乙里只持譯書多所徵索君白於有司諸所徵物皆畫一供進自以身在名取之目匿而不言乙里只見衛王自陳所以名取君者王召問君面奏不願行之意辭情懇到王爲感動連賜之酒出內帑重幣并所酌金鍾賞之宣宗遷汴梁乙里只再至復斥名索君朝廷幸和事可成論以敦遣之旨君以死自誓行議遂寢於是君相以腹心倚君頻歲遷擢乃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府判官進官昭武大將軍內城之役奏充應辦使城成以勞遷鳳翔府路都總管判官元光二年秋大兵有漢入之



耗行臺檄君與治中胥某分道清野去城不三四里猝爲  
游騎所馳君與其子三達俱爲所執兵人欲降君擁迫而  
行言語相往復竟不屈而死得年四十有六實十一月之  
二十二日也三達以是夜亡還主帥惡於坐眎而不能救  
也出騎兵千人輿尸而歸三軍之士爲之慟哭官吏士庶  
且夕臨者三日葬之尋具君死節驛奏之詔贈恒州刺史  
輔國上將軍立像褒忠廟歲時致祭且徵一子入侍皆異  
恩也君娶馬氏子男三人長卽三達次鐸刺次福海女一  
人適楊氏君嚴於教子動有成法必使知遠大者三子亦  
能自樹立有君之風女弟適安氏甥天合父歿後躬自教

督踰於所生習諸國語洎字書授之爲它日起家之地其  
後馬氏宅相果有成之者己酉秋九月晦三達涕泗再拜  
以君墓銘見請予謂南渡以來死節之士皆耳目所接見  
恒州之事固已飽聞而屢道之矣蓋君平生時每謂所親  
言君父之恩大矣在狄道則捕爲生口而全活之在遼東  
則衣食之衣食之矣又縱遣之在大興則開仕進之路而  
官使之官使之矣危急之際又以腹心倚之顧以盡此身  
以荅萬分耳是則忠義奮發不謂之素定於胸中可乎是  
可銘也乃爲論次之君尙多可稱弗著著所以與享於褒

忠者銘曰

墓木柏松碑石蛟蛇君得所以歸而行路齋嗟莫嗇者才  
賦君則多沈潛而剛悃幅而無華曾是象胥孰從漸摩主  
恩岱崧我乃負荷何以矢之之死靡它參乎吾前不磷於  
磨甯以四方之彊偕妾婦而媿媿河源九天放爲頽波砥  
柱中流終古不頽彼美人兮何直去齋而卽華匪我前知  
神理不遐漢貂七葉其必爾家

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

天興元年六月乙亥尙書左丞臣蹊上故禦侮中郎將陳  
和尙死節事且言臣以使事至朔方有爲臣言者中國百  
餘年唯養得一陳和尙耳乞裒贈如故事以勸天下事聞

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尙書省擇文臣與相往來而知其生平者爲褒忠廟碑宰相以東曹掾吏部主事臣某應詔臣嘗考於朋友之際漢李陵以力盡降匈奴武帝族其家隴西士大夫至以李氏爲媿而司馬遷亦以陵故而下蠶室蓋天倫之重美有以相成惡有以相及所繫之大如此惟鎮南之事壯矣以聖朝承學之臣之多而猥用下臣概之古人所以爲辱者臣與有榮焉謹百拜稽首而論次之按蕭王諸孫曰乞哥者於國姓爲疏屬其上世以上京軍戍天德因而家焉泰和南征有功授同知階州軍州事及階州反爲宋戰於嘉陵江之上死之是生鎮南鎮南諱彝字

良佐以小字陳和尙行貞祐中年二十餘北兵破豐州執之而北時從兄安平都尉鼎亦以力戰歿入北中二人者名爲羣從而義均同父故鎮南之母留豐州而安平母事之鎮南居帳下歲餘託以省母乞南還北人以一卒監之至豐乃與安平殺監卒奪十餘馬奉太夫人而南北軍覺合騎追之得由他道以免旣而失馬載太夫人以鹿角車而兄弟共挽之南渡河朝廷官之安平得以世爵爲都統鎮南試護衛中選宣宗知其材未幾轉奉御安平行帥府事奏鎮南自隨詔以提控從軍安平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辟太原王渥仲澤爲經歷官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

李獻能相上下故鎮南得師友之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侍衛日已有秀才之目至是授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傳盡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窗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一書生仲澤愛其有可進之資示之新安朱氏小學書使知踐履之實識者知其非吳下阿蒙矣三年安平罷帥職例爲總領屯方城軍中有太和者與鎮防千戶葛宜翁鬪訟訴於鎮南鎮南在其兄軍中一軍之事皆與知之非特於其部曲然葛之事不直卽量笞之葛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鎮南妻乃以侵官訟於朝且有挾私讎之愬積薪龍津橋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朝廷乃

繫鎮南方城獄國家百餘年累聖相承一以人命爲重凡  
殺人者之罪雖在宗室而與閭巷細民無二律南渡以後  
郡縣吏以榜掠過差輒得罪去者相踵也議者疑鎮南狎  
於禁近之習倚兵鬪以爲重不能如奉法之吏橫恣之犯  
容或有之使者承望風旨卽當以大辟奏上久之不能決  
鎮南聚書獄中而讀之蓋亦以死自處矣安平病久而愈  
明年詔提兵而西因朝京師上怪其瘦問卿甯以方城獄  
未決故邪卿第行吾今赦之矣明日臺諫復有言後數月  
安平以物故聞始馳赦之有旨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私  
忿未必有至於非所得答而彊之非故而何汝兄死矣失

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計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有所賴人始當以我爲非妄赦矣鎮南泣且拜悲動左右竟不得以一言爲之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再遷忠孝軍提控五年北兵犯大昌原勢甚張平章芮國公問誰可爲前鋒者鎮南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勝兵八千乘勝逐北營帳悉遷而西三軍之士爲之振奮思戰有必前之勇蓋用兵以來二十年始有此勝奏功第一手詔褒諭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滿羌渾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來歸者驚狠陵突號難制



之甚鎮南御之有方俯首聽命弭耳帖伏東而東西而西  
易若驅羊豕而逐狐兔所過州邑常例所給之外一毫不  
犯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爲重六年有衛  
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勝始自弛刑不四五遷爲中郎  
將官世襲於是四方內外知方城之獄聖天子所以定國  
是結民心厲士氣以宏濟於艱難者至矣其當之也不以  
一人之私而廢萬世之法其貸之也不以匹夫之細而傷  
天下之功不然則生殺與奪廷尉平一言之頃而決何至  
厯十有八月之久邪陛下之所以御將鎮南之所以報國  
君臣之間可以無媿千古矣副樞密使蒲瓦無持重之略

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而趣小利諸將莫敢諫鎮南私爲同  
列言副樞以大將而爲剽劫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  
得牛羊一二千而士卒以喘死者不復計國家所積必爲  
是家破除盡去矣人以告蒲瓦蒲瓦一日置酒手勸諸將  
及鎮南蒲瓦曰汝嘗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而盡  
至以比刑人時德全誠有之以不鎮南飲酒竟徐曰有之  
蒲瓦見其無懼容漫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元  
年鈞州陷北軍下城卽縱兵以防巷戰者鎮南避隱處殺  
掠稍定卽出而自言我金國大將欲見合按白事北兵以  
數騎夾之詣牙帳前問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尙大

昌原之勝亦我衛州之勝亦我倒回谷之勝亦我死於亂  
軍則人將以我爲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  
矣北人欲降之所其脛不爲屈脛折畫地大數語惡不可  
聞豁口吻至兩耳喫血而呼至死不絕北人義之有以馬  
湏酌之者云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  
銘曰 銘八

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銘

維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爲最廣而出於任子者十之四  
國初監州縣酒稅亦以文資參之故任子多至大官其不  
達者猶得俎豆於大夫士之列大定以後雜用遼制罷文

資之注酒使副者純用任子且增內廷供奉臺僚直之日  
凡歷監當久及課最者得他遷謂之出職如唐人入流之  
比是後權酷日增風俗隨壞六七十年之閒遂有愚賢同  
滯之嘆論者以爲此誠選曹泥法之弊至於廉恥道喪自  
同商販亦爲任子者有以來之然且以國家舊人觀之使  
人人有士君子之操清慎自守不爲利惑有如吾輔國康  
公者其敢以今日任子法待之乎公諱某字德璋康氏世  
爲遼陽人曾祖某遼澄州刺史祖斌天會中進士仕爲咸  
平路轉運副使考道安不慕榮利優游鄉里以讀書講道  
爲業臨終勅諸子言凡人在仕籍豈有憂飢凍者事當從

正貨利不得關諸心後用公貴累贈輔國上將軍京兆郡侯公卽侯之長子也大定中以咸平君蔭歷邯鄲沂州酒官明昌五年積遷樂安鹽使司管句資廉介動以繩墨自檢佩服遺訓無敢失墜及莅是職至家所食亦就市買之鹽司所轄竈戶舊出分例錢以資司官管句歷三周歲乃成考所得不下萬緡公皆讓之同官黃思忠不毫末取也諸管句分辨歲課額外仍有積貯者謂之附餘管句私用之有司視之以爲例而不禁也及公當受代悉籍所餘上之官使范文淵大爲驚異嘆曰康君奉公乃至此邪用課最當遷且本道提刑司薦公材可臨民七年得陞陳留令

時旱已久公下車而雨明年復旱民大艱食而無從賑貸之公出俸粟爲之倡縣豪傑共贊之所得至萬斛全活不可勝計雖旁縣亦有受其賜者承安二年冬朝旨更定戶籍<sub>照</sub>時郡縣通檢名爲聚訟豪民猾吏囊橐爲姦若新增若舊乏往往不得其實徒長告訐而已公精敏有幹局縣人之肥瘠先已默識之差次高下一出其手籍既定無一人有言不平者秩滿赴常調吏工部連辟爲曹甸河防都提舉都水使者言於朝馬蹄埽河從東北流害田爲多閉之則由徐州東南入海所經皆葭菼荒穢之地河壩腴田可利東明諸縣乃檄公董其役而河水湍駛土木不能勝

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潰已報都水而督之愈急公具香  
火禱河伯一昔水落丈餘時人以正直感通許之尋被按  
察司薦泰和三年遷河北東路轉運司戶籍判官五年選  
授襄陵令平陽縣屬此爲難治公發姦擊彊尤更致力旬  
月之頃治效卓然明年秋在所蝗害稼已及縣境公率士  
庶齋沐致禱其日蝗徑過無留者復爲按察司所保八年  
授京兆府推官公仁心爲質加更事之久故決獄之際多  
所平反京兆大府公使庫例有所給官屬月酒常費之餘  
率賣之民間公獨以爲不可嘗謂所親言酒果有定額吾  
屬侵縣官而益私藏非害公乎三白渠業戶每以爭水爲

訟或至殺人浚渠京兆檄幕官行視幕官奉故事往不加  
意公受檄爲親至渠上求致訟之故果得石刻記渠以青  
石爲之地蓋渠路歲久爲泥滓填塞受水纔半分漑不能  
給因鬪起而爭之公率役夫浚渠以后地爲限渠浹常歲  
丈餘自是無致訟者俄致仕愛林慮山水有終焉之志以  
貞祐二年五月之五日邁疾終於私第之正寢累官輔國  
上將軍護軍京兆郡侯食邑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兩娶高  
氏俱封京兆郡侯夫人子男一人瑋興定五年擢詞賦進  
士第官正奉大夫鈞州刺史權沁南軍節度使兼懷州招  
撫使孫男二人天英世英孫女三人曾孫女一人俱尙幼



塘以癸卯十月十有二日奉公之柩葬於林慮縣三陽里  
東南原禮也既卒事以公事狀來謂某言劉內翰極之誌  
先府君墓已納之壙中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敢質之以  
爲請某於塘爲同年生義不得辭乃爲之銘并敘其平生  
如此其銘曰

秩侯其腴山澤其癯身處脂膏不以自濡執法與游御史  
與居退食自公飲水飯蔬清白所遺吾以觀發源之水初  
士不於材相彼潔汙百藝不足一節有餘趙張三王之治  
聲非不藹如使九徵至焉而有所愧君子盜諸貪夫我愚  
曲士我迂我愚我迂不與義俱無碑有銘大書特書是維

古廉吏之墓可勿表歟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辨才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祖諱內刺贈定遠大將軍祖諱聿魯考諱履章宗明昌初拜尙書右丞謚文獻公生三子公其長也資倜儻軀幹雄偉每以志節自負不甘落人後年十八以門資試護衛校射者餘七百人皆天下之選而公中第三俄以公事免泰和中從軍南征攻取三關以十一騎輕身入光州時宋已復三關復奪而出身被十三創以功授冀州錄事判官轉曹州司候中夏受兵山東西路行臺檄公戍東平尋詣北軍議和事遂

爲所劫行及居庸關潛謀歸國奪老幼數萬人都城宣宗  
嘉其功授順天軍節度副使賞賜鉅萬扈從南渡奏充孟  
津提控興定中選授京兆府兵馬使靜難軍節度副使左  
降河中府判官復次同知睢州軍州事兼歸德府推官歷  
中京兵馬副都指揮使召見問以軍政利害公慷慨爲之  
言將相多非其材遂忤權貴出爲許州兵馬鈐轄召授武  
廟署令壬辰正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楚才奉命理索公  
昆季北歸二月朔諭旨於隆德殿公涕泣請留死汴京哀  
宗幸和事可成賜金幣固遣之公歸留寓真定以丁酉歲  
十一月十有一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夫人靖氏前公

遺山先生集卷二十七  
卒子男一人曰鏞男孫二人曰誌公奴謝家奴皆尙幼鏞以癸卯秋九月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宏政縣東南鄉之先塋鏞弱冠而有老成之風以嘗從予學來請銘故略爲次第之其銘曰

以射則絕傳以戰則無當前虎視鷹揚而風義凜然材則人耦奇則天齋志一棺埋辭九淵千年而見白日尙有望於撻蓬之賢

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從元文類補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

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陝軍朔方兵猝破潼關主帥訛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舁歸洛陽事聞朝廷馳遣尙醫救之卽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州經略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入爲殿前右副都點檢換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公權留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請老閒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朔庭秉大權者得公兵亂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歎曰

吾家世受國恩吾由侍衛起身至秉旄節向在乾石壕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負遺骨藁葬聊城後二年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予銘公墓其歿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爲託故略爲次第之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閒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脩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至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亾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耶正大初予爲史院編修官當時九

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秘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  
與遼書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  
子正中郎將良佐御史仲甯尙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  
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忙  
哥宰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妻明秀  
孝女舜英予皆爲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絕之  
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  
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爲之辭嗚呼可惜哉銘曰  
謂辱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頽波方東有物屹焉  
天奪于人我獨也天孰爲爲之樂我所然國殤纍纍骨肉

邊山先生集卷二十一  
三  
棄捐維公之藏土厚木堅殆天以後死者爲金石無窮之  
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尙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從元文  
類補

右丞文獻公在大定閒所以爲通儒爲良史爲名卿材大  
夫者其事未遠當代耆舊尙及見之好問嘗從事史館每  
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公爲稱首公自初入館  
卽被顧問忠言嘉謀不可一二數及薊州召還世宗始有  
意大用公於是時汨沒文字閒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  
已久矣故財入政府卽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聞私竊慨歎  
以爲生材爲難盡其材爲尤難古之人急於拯世至於分



陰爲惜歲不我與忽焉有齎志之恨觀姚元崇之薦張柬之與張嘉貞之所以自薦爲可見矣世宗重惜名器百執事之人必擇焉而後用得人之盛近古所未有至於孤儁偉傑之士困於資考限於銓選百未一試兀然而空老者抑多矣以公之材當春秋鼎盛時不能使之極其所至以建久安而隆長治故雖爲章宗所相至論得時行道識者猶以不能亟用爲世宗惜之公諱履字履道遼太祖長子東丹王突欲之七世孫東丹生燕京留守政事令婁國婁國生將軍國隱國隱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大將軍內刺內刺生銀靑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

使德元公之考曰聿魯興平之族弟也公早孤養於興平  
五歲時嘗夏夜露臥見天際浮雲往來忽謂乳母言此殆  
臥看青天行白雲者耶興平聞之驚且喜曰吾兒文性見  
於此矣自是日知問學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及長通六經  
百家之書尤邃於易太立至於陰陽方技之說厯象推步  
之術無不洞究善屬文早爲時輩所推爲人美風儀善談  
論見者懍然敬之嘗以鄉賦一試有司見露索失體卽拂  
衣去蔭補內供奉班尋辟國史院書寫素善契丹大小字  
譯經潤文旨辭達而理得大定初朝廷無事世宗銳意經  
籍詔以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以便觀覽公

在選中獨主其事書上大蒙賞異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  
硯直長改置經書所徑以女直字譯漢文選貴胄之秀異  
就學焉一日世宗召問公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忠諫  
恨不與之同時近世如徵者獨未之見何也公乃感奮爲  
上言徵輩不難得特太宗不常有耳世宗曰卿謂我不納  
諫耶卿識劉用晦張汝霖否二人者皆不應得三品朕以  
其屢有忠言故越次用之朕豈不納諫耶公曰臣自幼未  
嘗去朝廷彼二人者誠未見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  
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弊開忠諫之路以通下  
情則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

學不同未可概稱進士詔公定其事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於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至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策試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說事遂施行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以大明麻積微浸差乃取金國受命之始年譌乙未元麻云自丁巳大明麻行正隆戊寅三月朔日當食而不之食麻家謂必當改作而朝廷不之卹也及大定癸巳五月朔甲午十一月朔日食皆先天丁酉九月朔乃反後天臣輒跡其差忒之由冀得中數以傳永久書成上之世推其精密十九年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術

慶宮畫功臣像以稽程降應奉踰年復爲修撰轉尙書禮部員外郎章宗爲金源郡王以公該洽每以經史疑義爲質公承閒請曰殿下注意何經章宗曰吾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雖授經聖人率多權詐駁而不純尙書孟子載聖賢純一之道願留意焉章宗善之曰醕儒之言也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孝經指解言宋仁宗時司馬光以爲古文孝經先秦所傳正得其真因爲指解上之臣愚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童蒙所訓者進之君正以孝爲百行之本其至可以通神明動天地爲人君者誠取其辭旨措之天下四方則

元元之民受賜溥矣臣竊慕焉故敢以爲例世宗母睿宗  
貞懿皇后睿宗厭世卽爲比邱尼當時朝命嘗有國師之  
號及是世宗議遷祔于景陵朝臣有以孝甯宮碑所載遺  
訓當用出家禮葬不可違改爲言者事下禮部講求往時  
主上在潛貞懿身奉釋教業已受朝命必當別葬無可議  
者尙以人情所難恐傷主上孝心故出明訓使之遵行出  
於母慈灼然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然今則子爲天  
子母后稱號不得不尊國師之命固已革去矣向使主上  
登極之後貞懿萬福尊崇之數自有典常母后聖性明達  
必不重違有司之請以從桑門之教以此言之碑文所載

不可質於今日明矣從之世宗嘗問宋名臣孰爲優公以  
端明殿學士蘇軾對世宗曰吾聞蘇軾與駙馬都尉王誥  
交甚款至作歌曲戲及帝女非禮之甚其人何足數耶公  
曰小說傳聞未必可信就令有之戲笑之閒亦何須深責  
豈得并其人而廢之世徒知軾之詩文爲不可及臣觀其  
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材求之古人陸贄而下未見其比  
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言明日錄軾奏議上之  
詔國子監刊行俄以疾求解世宗憫其勞授薊州刺史爲  
郡寬猛適中旬月之閒政聲藹然此州寶坻鹽司所在瀕  
海之民煎鹵而食鹽官時以弓兵捕之亦有平民被羅織

者一陷於禁往往爲之破產官吏疾其然凡以鹽事逮捕者一切勿遣或捕得弓兵則幽之獄中鹽司隨亦取報前後數政不能解一日捕得弓兵公召僚屬諭以和解之意卽縱遣之口授文移過爲謙抑鹽官大爲感悅前弊遂革薊人至今德之是年車駕東狩過州聞公疾稍平召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進官五階世宗不豫詔公入侍遂豫太師淄王定冊之功二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卽位進禮部尙書兼直學士同修國史特賜孟宗獻榜進士及第初世宗遺詔移梓宮於萬甯宮章宗詔百官議其事皆謂當以遺詔從事獨公奏曰非禮



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  
離宮乎上從之乃遷座於大安殿七月拜參知政事兼修  
國史進官兩階公辭以才薄任重恐貽天下笑章宗曰朕  
在東宮時熟卿名今觀卿言行無不可者故首命相朕此  
自朕意非左右爲之先容卿其毋讓公乃拜命自以兼直  
學士入拜乃舉前代史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  
者榮之明昌元年進尙書右丞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  
薨於位天子聞而震悼戊申權殯於都城南柳村詔百官  
會喪中使宣慰其家賜錢一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  
宰相百官陪賜諡曰文獻賜錢二百萬帛四百匹重幣四

十端九月庚午葬於義州宏政縣東南鄉先塋之側其發引也敕百官郊送遣使祭於路給鼓旗二十事以導詔同知臨海軍節度使營護喪事凡飾終之具皆從官給哀榮終始當世莫及積官正議大夫漆水郡開國公始娶蕭氏遼貴族再娶郭氏岼山世胄之孫三娶楊氏名士曇之女公以時制人子之養於諸父者不得別贈所生父官故三夫人皆亦不爲請封子男三人曰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辨才曰龍虎衛上將軍贈工部尙書善才曰領中書省楚才女三人嫁士族男孫四人鈞鉉鏞鑄公資通敏善辭令胸懷倜儻有文武志膽酬酢事變若迎刃而解與人言必

盡誠無隱得人一善若出諸己至稱道不絕口推賢讓能  
力爲引薦後生輩借公餘論多至通顯論事上前是非利  
病惟理所在未嘗有所回屈世宗朝御史大夫張景仁領  
國史公爲編修受詔修海陵實錄他日世宗問侍臣海陵  
弒熙宗血濺於面霑及衣袖景仁何爲隱而不書或曰景  
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爲諱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謂景仁  
乃有是心公曰臣與景仁嘗有隙必不妄爲蓋蔽然景仁  
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何隙曰臣以小字爲史  
掾景仁以漢文爲史官予奪之際意多不相叶且謂臣藏  
匿遼史秩滿移文選部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

言也臣不敢以私害公世宗又曰隋煬帝弑逆血濺於屏  
史亦書之卿謂景仁無是心何不如隋史書之曰煬帝自  
諱其惡故史臣不載之帝紀而詳見於他傳此所謂闕而  
章者也海陵以廢昏爲辭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也  
且與之弑君而不辭血濺之罪雖不書可也世宗怒遂解  
章宗朝太府少監字特里先爲漢王長史吏卒苦其苛暴  
誣以怨望語連漢王有司論當死公上封事言陛下飛龍  
之始當以親親爲先字特里之獄本出構成就使實如所  
論猶當以漢王之故容之況疑似之間乎書奏卽日原之  
初興平養公爲子後生子震興平捐館悉推家資予之及

震卒妻子貧無以爲資復收養之族人有負人債而宦遊  
不返者公代爲輸息者十年旣又無以償遂代償之奉使  
江左得金直千萬皆散之親舊旬月而盡薨之日庫錢裁  
餘二千而已體素臞瘁一日暴得吐疾登至委頓家人憂  
懼不知所爲公曰死生如去來人之恒理何憂懼之有取  
吾冠服來服之怡然而逝其安常處順又如此晚稱忌言  
居士有文數百篇論者獨推其揲著說蓋不階師授而獨  
得之者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謂好問言先公神道碑泰  
和末先夫人教授禁中章宗以魏搏霄所撰墓銘爲未盡  
欲喬轉運字爲之而不及也今屬筆於子幸而論次之以

遺山先生集卷二十七  
三  
俟百世之下好問再拜曰謹受教乃爲之銘曰

德星煌煌出東方讓王七世蔚有光高陽苗裔襲眾芳得  
易貞幹書潛剛帝前巍冠講虞唐德音一鳴鳳朝陽謂公  
不逢相明昌謂公爲逢違所長風后力牧望顏行老之著  
作暨典常興陵用公殆未嘗正山萬牛僨且僵顧以椶闌  
待豫章繁國短修奚我傷維公之息季獨良不周柱天屹  
堂堂有來殷士作禠將力挈一世歸壽康沂游推之公不  
亾千年萬家置冢旁龜石有銘示不忘淵兮漆水其未央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七終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碑銘表誌碣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天兵南下經略中土歲甲戌秋師次燕西今行臺龍門公  
年甫十二隨其家人避兵德興之禪房山旣而盡室被俘  
公在一大首領麾下日避役御營犒宴之人什伍爲偶  
公輒入座共食意態自如上舉目見之親問姓名及所以  
來者公跪自陳主帥不見卹無以自存願留止營中上召  
主帥名索公得之隸中宮帳下不三四年諸部譯語無不

嫺習稍得供奉上前公資稟聰悟異於常人進退應對無不曲中聖意未幾擢之奉御之列出入帷幄寒暑旦暮斯須不少離干載之會實始於此其年出使諸道所至以稱旨聞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歷古續兒國訛夷朶等城戰合只厥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於普花兒拒印度噍木連厥其軍二十餘萬公皆在焉五六年之久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上試公已久熟其材量而憫其勞苦隨以西域工技戶四分二千之一立局燕京兼提舉燕京路徵收課稅漕運鹽場及僧道司天等事山東十路山西五路工技所出軍立二總管公皆將之錫之玉印金虎符公上奏臣



有舌在不煩符節意以爲聖訓諄復孰不畏服臣口能宣  
布之因固讓金符於佐官宋元高逢辰別請銀章而歸是  
後立行宮改新帳殿城和林起萬安之閣宮闈司局皆公  
發之明聖繼統萬國連紹勳舊大臣行尙書省事於漢境  
節制所及凡二十餘道分陝之命公實膺之以公前後而  
言蓋勝衣而入侍燕閒未冠而肅將使指帶刀宿衛從事  
獨賢周廬徼巡靡國不到經涉萬里出入三朝仁信篤誠  
自結知遇至於成白門之婚媾讒夫之媒孽新宮落成則  
以有功徧諭中州撫治則以無過見知合侍御而爲家人  
父子之親由爪牙而得股肱心膂之寄眷顧殷重賜賚稠

疊開國舊臣莫與爲比古所謂攀龍鱗附鳳翼依日月之末光挹雲雨之餘潤者蓋不足道也公每以國恩天大不勝臣子區區之情丙午冬詣闕拜章旣以鄉郡所創大清安寺爲僧眾祝嚴之所矣恭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姑姊羣從任卹嫻睦率從大慶得之而於揚名顯親尙或闕如人子之心其何以自處乎乃命家老件右積案之舊命文士撰述銘諸麗牲之碑謹按劉氏世居宣德縣北鄉之青魯里孝弟力田蓋有年矣曾大父雲自遠日爲大家有子四人曰璋曰瓊曰玪曰瓚玪之子四人顯仁字仲明祖仁字仲昌用仁字仲至體仁字仲康仲至府君卽公之考也

公家故大族又以貲雄其鄉委積豐實畜牧蕃息北山之  
奚家關西鄉之土厚皆有別業與世官榮祿家同里閭出  
入遊觀裘馬相尙輕財好施少不靳固求者多所全濟故  
州里以陰德稱焉府君娶同鄉李氏生三子長敦字德厚  
季效字德信皆無祿早世公其第二子也自大父以來不  
常厥居而其先塋止於青魯西北原而已竊嘗攷於陽報  
之說天造草昧利用建侯豪傑之士乘時奮興以取功名  
富貴者抑多矣虎或鼠化蛇非龍諱亦奚必以憑藉積累  
而爲言然質之古人袁氏之四世五公高密之重侯絜將  
一得於平反楚王英之獄一得之統百萬之眾未嘗妄戮

一人違則傳記所傳近則耳目所接見若此者眾殆不可  
勝舉惟天愛民甚一物暴陵則天氣爲之舛錯故愛人者  
必有天報報施所不及者特十百而一耳使憑藉積綦一  
切以諛辭折之則神理或幾乎熄矣公家出燕遼之大姓  
席曾高之世業華腴之奉鬱爲素侯至於排難解紛周急  
繼困任俠尙氣與時貴並名源溪流長概見於此惟公資  
風土之厚炳川岳之靈威德沈潛策慮億億坐鎮襄薄含  
精垢汚獨見幾微之先審度剛柔之際人不能一我則百  
之若夫武庫衛將專制方隅交構旣興怨嫌斯在公折之  
以正理示之以赤心智勇旣殫重爲輯睦又若失意杯酒

意氣安加人以兵憂我惟誠往和氣甫浹而宿怨已平又若論列御前皆天下大計辭情激烈上爲動容一言興邦古無與讓至於賓禮故老崇尚儒雅古今治亂了然胸中慕高賢之歸休師道家之知止無心富貴而富貴如見逼畏遠權寵而權寵常自至年甫知命福祿方來其深略遠圖忠良明智上以尊主中以庇民下以爲劉氏無窮之傳當大書特書屢書之不特一書而已也夫忠以報國孝以起家立身行道之義彰慎終追遠之德厚不有金石後裔何觀乃爲之銘公名某字德柔以小字某行八子某其長已襲世爵云其銘曰

有佳者城武甯其原是爲龍門劉氏之阡劉爲大家出用  
武國從公會門孔武且頌孔武且頌唯幽燕之習會是義  
俠而多潛德斤斤我公有見於幾年甫勝衣知大福所歸  
惟左右是奉而不違開闔風雲出入範圍婉變龍姿躍而  
天飛股肱心膂成體而一穆陵無棣賜履而十命以南伯  
方國是式于蕃于宣汝明汝翼正山其崇川谷其容望之  
巍然允矣鉅公紀有旂常勒有鼎鐘何以配之錢氏表忠  
袞冕巍巍奮無所階世尋丕祚公有自來宗起起宗疇宗  
之德公泝其流謂必有開公侯之世其終必復家食舊德  
史遺往躅獄有平反將無妄戮神理不遐敢專其福岷山

導江小川三千發源濫觴其必不然我作銘詩述劉宗之  
先祝公眉壽而保魯爲忠孝無窮之傳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

范陽張公漢臣遣其參佐陳玠李侃侯玠自曹南走書幣  
及予於順天書謂予曰子良不敏爰自束髮以良家子隸  
軍籍轉戰南北將四十年馮藉先世積善之舊生還鄉國  
乃辛丑某月得用侯伯之服之禮展省墳墓攷之令甲諸  
仕及通貴廟與墓俱有碑應用螭首龜趺之制竊不自揆  
度思得文士之見信於人者譔述之以侈光寵以昭前人  
以俟百世之下維吾子惠顧之曩予在大梁承乏左曹之

都司壬辰之圍外援阻絕危急存亡朝不及夕或有言宿  
州節度宗室眾僧奴之幕客張子良由閒道齎奏牘至者  
都堂趨召問所以來公爲言國用安自漣水來歸糾合義  
徒刑牲歆血誓爲勤王之舉以游騎旁午跬步千里無敢  
進奏者子良感激自奮獨與裨將張平夜行晝伏閒關百  
死乃今瞻拜京闕幸疾得歸報無失事機卽日召對便座  
勞賜殷重凡奏牘所請眷倚用安者無不開允符節印綬  
衣帶弓矢書詔誥命凡繫之左曹者予得與聞之朝議多  
公機警絕出占對詳盡雖素官無以過嘖嘖稱歎率以遠  
業期之及公將使指還都人日望東師之至而用安天奪



之魄心計蹉跌進退狼狽迄無所成公信義昭著獨爲時  
論所保任故繼有鷹揚騎都尉徐宿節鉞之命予亦備聞  
之公初北歸介於東明商君孟卿父子及崔君君佐王君  
安仁兩君以此碑爲言蓋公頗知予而予亦嘗望見睂宇  
於眾人之中願交之日久矣誠得秉筆以相茲役使孝子  
之情盡諸侯之禮備固所願也其敢以固陋辭維張氏族  
出范陽其家於縣東仇家里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自公曾  
大父甲而下皆隱德不耀大父臣甫資稟高亮不親細務  
恤貧乏樂施予又謹於事佛日誦般若爲課重惜物命未  
嘗烹割行及庖湏聞家人茹葷則睨而不顧壽八十有七

怡然坐逝祖妣王氏李氏生子三人其季諱珪純質有父  
風明昌王子之夏三水汎溢漂壞廬舍至於丕壠亦爲湮  
沒珪與長女李乘船筏百計訪求僅得祖考遺骸於泥淖  
之下其瀕於死者屢矣妣宋氏慈仁勤儉孝於舅姑生子  
二人長卽公次曰子明子明仕爲鄜州洛交主簿母有前  
識謂公材幹特達後當貴顯常戒之毋妄殺以仁愛爲懷  
墓故在三水之陽懲創水禍改卜其陰乃在所居之西南  
原見於辛丑新阡者特二世耳初大安兵興公以材選爲  
軍中千夫長以功遷都統時耕稼旣廢道殣相望乃率涿  
州定興新城戶數千就食東平甲申秋樞密院檄公遷壽

春充防城都提控州將夏全反覆變詐動與公不相合公謀舍去之未能也壬辰正月全劫州民出屯雞口州隨爲李敏所據公棄家屬募死士數十輩徑入敏營敏一夕三召公公辭情慷慨感動左右三欲害公而不能也夏全北行公與宿州帥尅石烈阿虎劫之遮老幼數萬靈壁之圍遂解全不勝憤會邳徐軍來復讎公復與宿帥眾僧奴所全營於鄆縣全僅以身免至遺其金虎符而去未幾疽發背死於揚州公在兩淮初非本策重以地土卑薄風俗不相一感念先壠遂有鴻鵠高翔之志以戊戌冬擁麾下數萬眾自泗州北歸大帥以聞隨拜顓制方面之命嘗謂全

燕疆界廣闊風土完厚自秦滅六國而郡縣之迄唐中葉  
盧龍一軍雄視趙魏鬱爲大鎮以棗栗之利車騎之盛言  
之則爲用武之國以太行恆山挾右碣石入於海言之則  
爲天地之藏海山沈雄通貫斗極人稟其氣而生或客於  
其鄉或仕於其國率多魁偉敦龐宏傑之士至於游談劒  
俠倔起閭巷閒而掉臂於王公之門排難解紛遂以功名  
顯者往往而在蓋不至於人物渺然絕無而僅有也漢車  
騎將軍之子孫散居涿易閒雖譜牒散亾無從攷按其風  
聲習氣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公策慮幅億氣節豪宕其  
走夏寇使大梁特暫有所試已足以信矚高談無愧天下

況乎膺力方剛委任伊始側聞下車睢陽首以增築學舍  
爲事幕府省靜日得近見文儒攷論今古衣冠之整潔車  
騎之閑雅駸駸乎承平禮法之舊他日極其所至豈特長  
一道將軍而已邪故予旣論次先德并以公出處附之欲  
人知張氏所以起其宗者蓋如此其銘曰

立木柏松文石龍蛇鬱彼新阡鄉國之華千騎來歸大纛  
高牙展墓而入州人驚嗟緊張世之先秉心柔嘉播而穫  
之猶上農之禾月計之則有餘理無僭差西州旣東兵連  
兩河鋤耨棘矜奮而橫戈矯矯維公屹立不頗維軍律是  
從戰功日多夏寇黥髡劔佩巍峩食飽而颺誕爲盜夸公

所其營壯士無譁慙憤亾幾時化而蟲沙有來同盟唇齒  
輔車詣闕拜章畏途褻褻孰爲田疇而充負荷公之義聲  
金石不磨大邦維翰淮海無波公力方剛公壽亦遐相彼  
發源淵其未涯我卜行營之原當置萬家

臨淄縣令完顏公神道碑

公諱懷德字輔之以小字得孫行族完顏氏隸上京路司  
屬司武元文烈之從弟劾徹封國於趙子斜不出降國而  
郡封於金源子阿魯熙宗朝平章政事子習捏驃騎尉上  
將軍義州節度副使卽公之考也母曰金源郡夫人郭氏  
公其子也甫成童以宗子第五從承應走馬局俄遷內承

奉班三厯監務用課最調密州倉使衛紹王至甯元年選  
注臨淄令公生長華腴而能以法度自檢初到官吏民畏  
公修整謂其中有不可測者及見其不飲酒不畏怒不事  
苛細不以榜掠立威不三數日上下歡然猶一堂之上矣  
貞祐二年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盜賊充斥互爲支黨眾  
至數十萬攻下郡邑官軍不能制渠帥岸然以名號自居  
讎撥地之酷睚眦種人期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散居若  
僑寓託宿羣不逞闐起而攻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三  
二日屠戮淨盡無復噍類至於發掘墳墓蕩棄骸骨在所  
悉然獨臨淄之民感令君之仁視猶血屬百方藏匿有以

令家父子甘就死地者人心既定確然不移其掩蔽愈更  
淡固如是數月之久大帥駙馬都尉僕散公統兵而東乃  
詣軍自陳都尉知公仁愛所感脫身於萬死不一生之地  
承制拜官公南歸之計已決再四退讓乃聽自便是後僑  
居亳州無復宦情以宣宗興定五年十二月之三日遘疾  
春秋六十終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厝某所夫人郭氏  
亦功臣藥師之女孫封號如其姑子男一人曰從政男孫  
三人阿海蚤卒曰守英曰守傑女孫一人嫁須城令信某  
蚤卒曾孫女二人尚幼天興壬辰河南破從政率老幼千  
人歸行臺特進公於東平給使帳前承事既久委之筦庫



之任稍遷工匠副官今年閏月今相君度其付委未盡改  
本道課稅所副使未幾進副爲長且授以提領之職提領  
永念先世積業之厚兵亂流離猥蒙特進公父子特達之  
遇思所以顯親揚名者唯金源陪葬大房平章出鎮錦州  
而薨於鎮葬此州之某山副節度葬宏政之宏山下臨淄  
邈在河外誠懼陵谷變遷墓失其處則遺孤投死無後矣  
乃遣長子阿海護輜車而北卜安厝之宅惟須城東金谷  
鄉之盧泉爲吉定爲新阡我先府君是爲北遷之祖竊謂  
私門之事無此爲大乃於省介參某人以墓碑爲請蓋提  
領君之子壻世昌予門弟子也故予於君之平生頗知其

崖略君嘗以族屬授官而不樂仕宦宗室諸老怒其閒放  
自棄欲強致之京師君百計求免久乃得遂然亦以覃恩  
從進義校尉至昭勇大將軍矣毫下多世官恣縱不法良  
民或被侵愁者往往以氣使訶護之識者稱焉毫被兵而  
軍亂軍中有挾宿怨謀相圖者主者私以情告君得先事  
爲備竟免於難迄今身領漕政守英官胡魯女孫適某人  
循流測源豈偶然哉銘曰

殷士黼屨作裸將亦惟我周王德而不疆遼江汎流玉  
牒散亾獨金源有傳見於東方見於東方朱芾斯皇維先  
世所歸陪燕大房再遷而南邈如投荒喪亂宏多曠於烝

嘗溫序思歸睠言涕滂輻車北轅金谷其藏鬱鬱佳城松  
檟有光惟彼臨淄銅墨之良梁肉疲羸紈袴冰霜惠利所  
漸愛於桐鄉殆天以慈衛之俾壽而康何血肉之場而有  
萬夫之防侃侃嗣侯福艾耆龐對於前人祇懼弗忘八世  
相唐本仁柔之梁天道靡常福善其當我卜盧泉之原萬  
家其旁

費縣令郭明府墓碑

公諱嶠字子崇族郭氏世家臨潢之長泰曾大父英潛德  
弗耀大父願誠遼日進士擢第由左班殿直仕至侍御史  
生二子長曰元徽金朝詞賦甲科未仕而終次日元弼換

遼官充尙書省譯史遷儀鸞局副使遂占籍大興左警巡  
院興陵朝詔舉內外官三十年無過犯者宰相以儀鸞姓  
名對且薦其清慎有幹局特旨進階五品授遼東路轉運  
副使生二子長曰岐大定十九年進士釋褐薊州軍事判  
官車駕東獵聽萬姓縱觀上親問薊州孰爲好官父老合  
辭以軍事判官對問之它所對如前上欲擢爲朝官以避  
親換宛平令彙遷監察御史戶部員外郎歷解渙單三州  
刺史終於大名等路按察副使次則公也公早習舉業知  
詩文律度以父任試補尙書吏部掾屬終更調禹城南宮  
丞再調沂州防禦判官以廉能升兼費縣令資稟孝友臨

政仁信篤誠不事表襮旣久吏民安之歡然有父母之愛  
使者復以廉幹聞貞祐之亂河朔郡邑在所陷沒費亦受  
兵公能以計自脫家四十口逃難解散無復歸顧之望兵  
退縣治復立不旬日農民護送公族屬皆獲完聚下迨狗  
馬無所棄失同官諸人均被殺掠有不遺噍類者識者謂  
公之仁政驗於此矣公春秋已高無復宦情長子令永甯  
洛西山水佳勝衣冠之士多寓於此公與賈吏部損之趙  
邠州慶之劉文學元鼎李澤州温甫劉內翰光甫名流陳  
壽卿薛曼卿申伯勝和獻之諸人徜徉泉石間日有詩酒  
之樂天興元年二月日年七十有六先洛陽陷一日以病

終於寓舍官懷遠大將軍上騎都尉汾陽郡開國伯食邑  
七百戶娶高氏上林署令某之女封汾陽郡君子男四人  
適祖繼伯氏按察副使房以廕仕爲太原交鈔庫使歷陽  
曲令終於府治中嗣祖以祖廕試補刑部掾自同州錄事  
承甯中升陝縣令入爲吏部主事員外郎京師大司農丞  
天興初授本路安撫使兼行大司農分治戶部事今爲行  
尙書省左右司郎中興祖以公廕試補戶部掾今爲燕京  
總府參佐顯祖未仕男孫九人曰蒙曰履曰泰曰謙曰豫  
曰隨曰臨曰觀曰賁女孫五人長適士族涿州王氏次適  
燕中王氏餘幼在室夫人前公三十年卒祔宛平魯郭里

東原之先塋孤子等以壬寅三月日奉公衣冠合葬於汾陽郡君之墓禮也好問往在洛西辱公以篇什見賞且於二子有通家之好見屬墓碑不敢以固陋辭因爲論次而系以銘其辭曰

析木天街颺石海壖唐風具存不爲遼遷公生其間氣質渾然人門其華詩禮其傳可以登三老賢能之書而屈於吏銓有來銅章仁信藹然淪浹之深人合而天崑岡火炎之日纏負不捐孝于親而賢友于弟昆而賢孝友而施於政又其賢愷悌君子胡不百年我知岷江之濫觴三百維川大書豐碑識公之阡是惟良民吏之墓過者式焉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貞祐初中夏被兵二年之春兵北歸旣破平陽取道太原  
分軍西六州時岢嵐無主將同知軍州事完顏昭武以城  
守計訪於君君爲言城守固善然自北兵長驅而南燕趙  
齊魏蕩無完城公獨欲以掌許地抗埽境之兵強弱眾寡  
無乃不敵乎且守禦有具非倉猝所能辦就使可辦客軍  
皆有去心驅市人而使之戰果何恃乎兵家有戰有守不  
能戰不能守唯有避其鋒耳今游騎已入境不蚤爲計則  
悔無及矣昭武者從君言乘夜以軍挾老幼走西南龍門  
砦北兵隨至汾石嵐管無不屠滅唯岢嵐無所得而還宣



撫司錄君功以便宜授嵐谷簿攝錄事至今鄉里皆以一州之命自君得之君諱瑁字子玉姓郭氏世爲岢嵐人唐以來忠武王之子孫散居汾晉閒不見於譜系而得之承傳君蓋其苗裔也曾大父晏大父興父詡三世在野然自大父以來以貲雄鄉曲任俠尙氣樂於周急嘗日出緡錢一千以給匄者如是數十年故人以陰德歸之君弱冠以律學應選再上不中議罷舉會明昌官制行乃用良家子明法理慎動止推擇爲吏歷仕州縣久敘年勞授忠勇校尉自嵐谷簿調隰州知法改平陽知法河東南路行元帥府檢法兼提領犒賞興定元年入爲尙書左三部檢法改

嵩州知法遂充行尚書六部主事案官廣威將軍汾陽縣  
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正大二年歲在乙酉正月元日春  
秋五十有八終於嵩州之寓舍君天稟渾厚有晉人淳篤  
之風自持者甚廉而施予無少厭議獄餘二十年仁心爲  
質所以致忠愛者無不盡在隩州明劉狗兒者無罪積年  
之冤不數語而決闔郡爲之稱快甯化頻年荒歉時疫流  
行君躬自調護多獲全濟最後主部事危急之際調度百  
出君區處餽饗視民力爲緩急上官以吏能許之莘公胥  
和之參政李公君美雅知公才及行臺平陽首被獎拔宣  
慰使李公仲修亦以恩門之舊時以書問及焉居伊川旣

久先以酒交於屏山李先生之純許司諫道真歸老此州  
與馬倅之良趙宰壽卿日相追從徜徉山水閒雲屏泛舟  
見於圖畫其爲名流所重如此身歿之日送葬之人傾動  
州里行路爲之悲愴則君之生平誠於接物不以貧賤爲  
輕重者於此見之夫人同郡李氏閨門整肅有婦師之目  
封汾陽縣君後公八年歿於襄陽子男五人長曰蛻用丞  
相高壽公薦試補隨朝掾屬充平陽孟州兩帥經歷官嵩  
州刺史次日仲彧舉進士次日擇善棄家爲黃冠次日仲  
文以君蔭補遙領西安軍節度副使次日仲器亦用蔭祇  
候承奉班蚤卒女一人曰妙延爲女官孫五人曰汝霖曰

棟曰同寅曰叶恭曰和衷曾孫三人皆幼某等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耐於郡北天澗南原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文方從事鄧州之行幕介於教授吳子賢涕泗百拜以墓表爲請仲文温淳有蘊藉一府之事皆所倚辦擇善操履能正博於立學道價重一時而竊嘆郭氏世業淳雅晉人少見其比推究源委知廣威君之後方興而未艾也乃爲論次之而系以銘銘曰

敦兮其純良有自勝之剛温兮其慈祥無寡恩之傷橫流湯湯身爲舟航拯溺於其鄉再世而昌神理孔彰吾文表之尙以發其幽光

潞州錄事毛君墓表

君諱某字伯朋族毛氏世家臨清靖康之亂遷大名遂占籍焉曾大父瑜宋成忠郎大父詢金朝初伯弟評同登進士第仕爲泗水令官至朝散大夫父大壯廣威將軍永年縣主簿內翰東明王公百一述先德備矣永年三子君爲之長自幼以孝稱友愛二弟遂及宗黨資稟剛毅廉介自守人不敢以非禮犯之明昌中以父任係承奉班厯監差者五皆以課最聞而未嘗以勺水自及泰和初超靈寶縣主簿令有故不事事君攝縣務者幾年平賦理訟有愛利之實憲司以廉能舉之將受代丁太夫人李氏憂赴喪

之日老幼號泣攀送數十里不絕其得民如此禪服向終  
復遭大故比葬斬焉衰絰中日誦佛書爲課迄於終制言  
動之間鮮不如禮人以爲難能大安初北鄙用兵選授昌  
平縣軍資庫使到官未幾而大敵至吏民狼狽逃死隨潰  
軍而南庫所貯金帛先備犒賞用者以鉅萬計姦人乘亂  
公爲攘斂同官亦挾輕費而遜僕隸因以爲言君訶之曰  
官不能守旣無所逃責矣尙敢以盜竊自陷違天理累子  
孫乎貞祐元年調潞州錄事待次鄉里府尹知公有幹局  
檄監漕事赴都時游騎充斥道路阻絕篙工役夫日議逃  
避君安慰百至糧運竟達尹益以軍食付之乙亥冬敵再

至大名受攻君方計餽饟而城已陷兵人脅君使降怒其  
偃蹇不爲屈欲兵之君盛氣憤激義不受辱大叫觸牆立  
致殞絕得年五十實十二月十有二日也兵退葬之府城  
北三里所吳莊原之先塋積官廣威將軍勳騎都尉封滎  
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夫人涿郡王氏泰和名臣大尹脩然  
之女孫封滎陽縣君略通書傳事舅姑孝謹訓飭二女動  
有禮法中表以婦德母儀歸之稟命不融與君同日遇害  
子男四人居謙明威將軍臨淮簿居政忠顯校尉魏縣五  
星鎮酒官居仁修武校尉通許醋監喜喜蚤卒女二人長  
適千戶喬惟忠次適順天路軍民萬戶張德剛男孫三人

漸業進士渙澄皆尙幼初君欲就蔭補而弟廣威將軍敬之年未及君待之數年竟與同解而仕敬之仕宦連蹇絛坐課殿被拘君每加營護事過之後慮其不自安不復一語及之兵興以來良家子多從軍君昆弟未嘗別籍丁壯六七輩軍帖下敬之房一子被選其母以征人往往陷沒行坐涕泣君聞而憐之卒以己之子代行女弟嫁上谷畢氏游宦隔闊無歸省之便君問遺殷重不以遠道爲嫌二女及笄州里名門競求姻對君俱不之許夫人問之故君曰吾女賢淑當媿貴官筦庫常族何足辱之卒之兩壻皆開國勳臣寶書龍節位望崇顯在當代侯伯之右庇廕所



及外舍有光誠不負君所期矣居仁避亂南渡居數年始  
知二姊所在羸服裹糧千里就訪及兵破河南張侯委居  
仁舉夫人族屬之留汴梁者北歸令羣從安居雞水之上  
歲時燕樂復見大門之舊雖出侯恩義而德義之力爲多  
順天盛衣冠德義從先生長者授諸經章句駸駸乎性理  
之學君之世蓋未易量也曩予婦翁提舉君以宗盟之故  
泊君伯仲通譜牒恩文備至有骨肉之愛奉公夫人之命  
德義以墓表爲請因爲論次之君尙多可稱弗著著以孝  
爲忠者其銘詩曰

義如泰山力莫勝惟其舉之孝也能受親髮膚敬所承一

遺山先生集卷二十八  
許之國刃可陵我思古人得伯朋任重道遠毅以宏大河  
無梁豈樂馮以孝則勇信有徵千年華袞取美稱禽息烏  
視奚足矜忠臣之門後必興天何言哉理則應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八終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碑銘表誌屬

顯武將軍吳君阡表

君諱璋字器玉姓吳氏石晉末有官獻州從少帝北行者  
又自遼陽遷泰州其子孫遂爲長春人六世祖匡嗣遼開  
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五世祖昊咸雍  
十年劉霄榜登科仕未達而歿四世祖敬良潛德不耀子  
讓東頭供奉官贈安遠大將軍卽君之曾祖也祖鐸閤門  
祇候金朝天會中左班殿直考德元貞元中監淳縣煙火

公事贈明威將軍妣傅氏濮陽縣太君君卽明威之元子也生七歲而孤養於其姑樂亭齊氏稍長卽能自樹立大定十年以廕補官歷遂城滿城四務酒官明昌四年調保州軍器庫使改太原大備倉副使泰和初以六品諸司差監歷城稅課最遷濟南軍資庫副使轉鄧州草場副使會錄事缺員父老狀於州請君攝司事不期月政成郡人以吏能稱焉衛紹王卽位用大安霈恩官顯武將軍騎都尉濮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因爲所親言吾猥以賞延入仕將四十年得不償勞甯不自知徒以先君子蚤世不及通顯故強顏末秩耳今品及列爵當豫追錫之典生平之志畢

矣今不自止欲何求邪乃投牒請老武勝節度高侯雅知君勸止之曰選法廕子五品例入一差隨有超擢君淹筦庫久能少忍之且當被百里之命何求去之決邪君不得已起調得監方城稅到官不數日以崇慶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終於官舍君資孝友姑氏歿哀過所生識者以爲生長見聞宜有加於人者爲人誠實樂易重然諾輕施予有以急難來歸者必極力營贍之以故家屢貧然不卹也少日酒不能亂中歲以止飲自誓賓客過門歡宴彌日不見情容人尤以此多之身歿之日識與不識皆爲之嗟惜名士赴弔者數十人其得人心又如此夫人

某郡張氏閨門肅睦有內助之效封濮陽縣君後君二十年而歿子男二人長仲侃忠顯校尉次仲傑鄧州教授孫七人曰綱曰維旣冠而卒曰綽曰綰曰續曰級皆蚤卒繼曾未名仲傑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歸祔於大興府宛平縣玉河鄉黃邨里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傑涕泗百拜以墓碣銘爲請仲傑學爲通儒德爲善人殆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乃爲論次之并用予之所感爲作銘銘曰

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器函牛彼求柱車論族膏腴卒不能以自濡筮庫之須仕無他途選部一拘同滯賢愚然則

前日之所謂任子者非做法也與

忠武任君墓碣銘

前泌陽令任嘉言亨甫狀其考忠武君之行涕泗百拜謂  
某言先君子棄養十年惟是轉徙南北不得以時安厝今  
北還矣期以明年春勉率大事墓當有碣當有銘敢以  
譏述爲請某於亨甫有州里通家之舊不可以不敏辭乃  
爲論次之并著予之所感焉按任氏世爲汾陽人有諱才  
珍者登天會六年進士第由洪洞令入爲尙書省令史皇  
統中坐吏部田侍郎穀之黨歿於貶所田初爲朝廷所倚  
用慨然以分別流品慎惜名器自任羣小積不能平造作

飛語構成大獄鍛鍊田以下伏首惡者八人以敢爲朋黨  
誑昧上下擅行爵賞之權皆置極刑自餘除名爲民杖決  
徙遠方者又二十八人明昌初始蒙昭雪洪洞豫贈典復  
朝散大夫生子微以廕補官監惠民司君卽惠民之元子  
也諱德懋字君範資稟醇雅有受學之質弱冠就舉屢爲  
鄉府所薦惠民蚤世事繼母無閒言泰和南征以良家子  
被推擇署軍中千夫長積官忠武校尉已而罷歸閒居鄉  
里愈更樂易雖在愚幼皆知其爲善人君子嘗爲人言先  
大夫以直道立朝橫被羅織自明昌昭雪之後右丞蘇公  
而下凡二十有六家往往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盛吾知



吾子孫必不獨爲神理所遺也乃力課亨甫學其後果以  
正大庚寅收世科口鄉里榮之中歲之後卽置家事不問  
惟日誦般若而已積習旣久靈應昭著休咎多前知之避  
貞祐之亂於鄜於京兆以天興壬辰五月十有六日春秋  
六十有七終於鄧州之寓舍臨終遺命以所誦經內懷中  
纒息定家人發哀良久復開目云經安在家如言奉之怡  
然而逝其明了如此先娶柳氏再娶劉氏子男三人長卽  
亨甫次震亨鼎亨皆早亾女二人適士子白季昌皆柳出  
也亨甫以某年奉君之柩耐於郡西南洪哲里之東原嗚  
呼朋黨之禍何其易起而屢作也宣政之季蔡京呂惠卿

輩至指司馬丞相爲元祐姦黨魁列其姓名著之金石自  
謂彰善癉惡可爲萬世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碑后甫立  
隨爲雷火所擊惠卿等懼大禍將及乃赦黨人死者復官  
流徙者復還自今觀之元祐黨禁不過追削竄逐禁其子  
弟不得至京師而已曾不若皇統之禍之慘也余嘗深求  
讒夫之心而後知讒之所以爲病者蓋心魄旣喪猝爲謾  
疾所乘嘗糞爲甘嗅足爲香口鼻耳目皆失所守而不自  
知謾疾不已矯亢忌嫉合而爲聖癩始於天地一我卒之  
古今一我敢爲大言居之不疑造大謗起大獄視正人端  
士若有血讎骨怨期必報而後已苟可以售其術雖殺身

滅親亾人之國有不恤焉者余觀於成敗之變多矣自有  
天地以來未有食人而不爲人所食者凡爲讒夫者其才  
智類出於人遠甚甯不知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乃今至於  
殺身滅親亾人之國而莫之卹焉者獨何歟殆受病旣深  
至於中風狂走雖和扁操萬金良劑亦無如之何耳古語  
有之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又曰朕卽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聖人之所惡又其所甚畏者  
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姦人敗類交亂四國作於其  
心害於其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生爲天下所咀嚼死爲  
海內所痛快唯遺臭無窮是斯得耳蔡呂諸人欲以黨議

誣天下士而天下反以不豫溫公黨爲恥又欲以黨禍絕  
士大夫之世而後之名卿才大夫賢宰相皆出於黨人之  
門然則爲朋黨之論者其亦未之思歟銘曰

善爲吉先壽爲福元有子而賢卒歸骨於九原惟其有之  
是以似之吾得推其源至於人眾勝天而天定亦能感人  
者盍當以我爲知言

信武曹君阡表

己酉秋九月予以事來燕都行臺參佐曹侯椿年持其先  
人信武君事狀再拜涕泗爲予言往者過太原嘗以宗人  
益甫咫尺之書之故得見顏色時先人始就安厝欲求阡

表以昭示永久而未敢也側聞從者在燕將往拜之而邂逅於此今願竊有請焉案事狀益甫所譏益甫予同舍郎其言可信不妄且曹侯之意甚賢故爲論次之君諱元字長卿曹氏世爲隰州人隰州之以貲雄鄉里者累十數代矣曾大父秀妣張氏大父繼純賢而有文以善人獲稱妣郭氏朱氏何氏朱氏宋朝散大夫某之女父鎮資仁厚有士風妣靳氏張氏生子五人君其第五子也齟齬受學年十二孤初父病革獨念君未有所立殊以爲憂及父歿君持喪如成人未幾母卒勺水不入口者綦日廬墓側至終喪鄉黨稱焉其後兄弟析居君力學自奮不數年博通經

傳以至陰陽醫藥法理之學無不精至爲人謹厚舉動不  
碌碌喜賓客好施予周急繼困不責報謝郡長吏而下皆  
推重焉兄楨旣老君事之惟謹疾則躬侍湯藥存拊諸孤  
更爲賙贍有閒之者君不聽曰鄉人不能自存者且當救  
之況兄之子乎貞祐之兵隰州破羣不逞之徒乘亂剽掠  
君具牛酒集壯士得千人約曰吾州被兵惟州倅獨存今  
逃匿他境吾欲與公等立州事迎倅以歸可乎眾曰諾乃  
安集境內還倅於州羣黨破散遺民賴之以安有欲推君  
爲官長者君義而卻之明年大饑民無所於糴君出所餘  
以救餓者全活不勝計而初不一錢取也興定己卯秋八

月二十四日將適終陽遘疾終於途春秋四十四夫人霍氏同郡檢法某之女閨門肅睦內助之力爲多君歿之兩月州乃陷盡室被俘惟椿年調官京師夫人給兵士言我主婦蟄財所在當盡指示餘人何所知以故家人得少寬夫人私語之曰若等自爲計吾老矣終不能苟活以重吾兒憂遂俱兵士至其家正色言曰吾家父子皆食官祿吾殺身以報可矣財豈可得邪兵士怒縛之夫人罵不絕口而死生子三人長卽椿年次松年大年一女嫁郡人周惠今爲真定參謀椿年大安中出粟佐軍仕爲綏德令階五品得贈君信武將軍某縣男夫人縣太君松年大年俱以

遺山先生集卷二十九  
七  
兄廕祇候承奉班諸孫皆尙幼孤子等實以己亥十一月  
十有九日葬君某里某原之先塋夫人耐焉銘曰

孝子之志慈且祥仁者之勇直且剛衣冠堂堂百夫之防  
無移官之階而有爲政之方施於閨門義存義亾稟稟皚  
皚崑玉秋霜墓石有銘德潛而光我卜曹宗偕隰川其未  
央

千戶喬公神道碑銘

公諱惟忠字孝先涿州定興人大父恩父順世爲農家而  
以義俠見稱公資稟沈默見於童幼及長驍勇善騎射志  
膽堅決輩流中少見其比衛紹王大安初北鄙用兵良家



子有以戰功取階級夸示鄉閭者公慷慨奮發不甘落其  
後乃棄家事不問俠游燕趙閒貞祐南渡河朔板蕩豪傑  
競起公從今萬戶張公聚族屬鄉曲保西山之東流堦別  
自爲一軍及張君副經略苗公道潤承制封拜公亦受定  
遠大將軍恒州刺史居無幾何國兵由紫荆而南張公以  
馬跌被執而公不知其守東流者如故也大帥以張公至  
堦下諭公使降公盛爲禦備日戰數十合力盡乃降張公  
先以公爲爪牙且嘉其忠憤不撓力爲保全益以腹心倚  
之宋將彭義斌旣破東平隨據大名聲勢甚張南北軍待  
爲勍敵無敢試之者一日義斌提銳卒數千北向猝與公

遇於真定之南公以騎數百直前挫其鋒義斌懾焉武仙  
劫殺主帥並山郡縣反爲金張公會諸道兵擊之公時攝  
帥府事將騎五百步卒三千鼓行而西聞敵將保郎山行  
列方整殆不可犯公謂部曲言歸師而遏之兵家所禁不  
若設伏山下開其歸路彼得路則無鬪志吾邀擊之取獸  
於穴得志必矣已而敵兵過公出其不意大敗之如公所  
料時別將有陷陣中者公以單騎出之不旬日諸叛者日  
繼降附進逼真定仙懼南奔轉戰逐北遂攻彰德彰德下  
略地齊魯駐軍滕州之牙山紅衲軍夜至公獨搏戰奮戈  
大呼營中驚奮皆殊死鬪衲軍敗走填壓山谷閒無慮數

百人益都之役宋援兵數萬將及城下公逆戰走之獲軍  
資甚眾城中軍突出將爲掎角公隨以短兵遮擊敵退保  
不復出大帥會諸將特稱公之勇以褒異之先是張公開  
幕府滿城公爲元帥都監以功遷左副元帥及帥還兼行  
兩安州帥府事移軍唐縣鎮遏西山者案年辛卯冬南渡  
河戰於陽翟之三峰山明年圍汴梁汴梁圍解公北渡天  
興軍北渡平章白撒攻圍衛州公力戰卻之河南平張公  
入覲公復攝府事從征淮右歲甲午朝廷第功張公因陞  
奏臣之副喬惟忠出入百戰功最多乞加寵擢於是特恩  
以寶書金符授公行軍于越公是愈自奮勵其破棗陽攻

光黃率以先登被賞張公勇而有謀能得士死力每以方略授公使戰公亦稟而後行故所至克捷幕府統城三十遭離喪亂人物憔悴而能生聚教育使之去愁嘆而就安出於翼贊者爲多計公之功蓋不特攻城戰野而已也公生而孤事太夫人某氏孝敬純至問安視膳躬侍湯藥士大夫以爲知禮壬寅秋丁內艱適在病中比襄事哀毀骨立用是病增劇竟以丙午年五月二十有七日春秋五十有五終於正寢越某日權厝順天城東之某原娶大名毛氏廣威將軍潞州錄事之女閨門肅睦中表以爲法子男五人長珪襲公職出屯河南次日珺順天路人匠總管

雄州新城等處長官次琇皆毛出也次璋次琳女五人長  
適千戶賈某早卒次女繼焉亦毛出也次適聶氏餘在室  
男孫三人女孫一人皆尙幼公美鬚髯舉止詳雅有素宦  
之風恬於喜怒未嘗見於色每戰勝將佐共爲欣快而公  
初不以功伐自高其攻黃州也宋兵乘昏莫奄至公率銳  
卒與戰主帥命舉火視之見青甲而黃馬者戰甚力而不  
知爲公也明日懸賞求之公竟不自言其推讓又如此太  
夫人素慈仁事佛老惟謹教公毋妄殺重惜物命公亦視  
母意所在以寬厚從事所捕生口多縱遣之冠氏李君玉  
先在俘中問知爲士人卽館之門下令授諸子學古人北

面降虜者今真見之嘗以時俗侈靡相尙中歲以來尤尙  
純素出入會計見之朱墨者率無浮費之妄然人以緩急  
來赴者必重爲賙給負責則往往折券以貸之識者謂公  
孝以安親忠以立節義以扞難仁以濟物視履考祥必當  
敦龐耆艾五福具備今祿不酬庸壽不符德者乃如此天  
之報施可易量邪孤子某等以某年月日祔公於東王里  
之先塋以僕辱在葭葦之末以神道碑爲請乃爲件右之  
其銘曰

沈鷲其姿角逐其時鬱無所施豪傑以爲資成周旣東日  
薄崦嵫志橫潰之獨障勢一木之弗支義釋嚴顏殆天使

之大邦維藩虎臣桓桓爪牙方張而傳之羽翰蛇牙突前  
奮力如湍堅陳枯株名城彈丸有來創罷革膚靡完豺狼  
荆棘挈之安安我恩我威爾煦爾寒疾疫剛瘴孰我敢干  
北方之強闕戶盤盤戰功曰多公與不刊勒銘豐碑以永  
後觀重侯兮累將戛戛乎厥初之難

千戶趙侯神道碑銘

河朔用武之國自金朝南駕文事埽地後生所習見唯馳  
逐射獵之事莅官政者或不能執筆記名姓風俗旣成恬  
不知怪惟侯在軍校中日以文史自隨延致名儒攷論今  
古窮日夕不少厭時或投壺雜詠揮麈清坐倡優雜戲不

得至其前又子弟之可教者薄其徭役使得肄業而邑文人亦隨而化之行臺所統百城比年以來將佐令長皆興學養士駸駸乎齊魯禮義之舊推究原委蓋自侯發之侯諱天錫字受之姓趙氏世爲冠氏人曾祖諱存金國初官保義校尉祖諱誠明昌中歲饑發粟賑貧爲鄉曲所歸考諱林貞祐之亂以鄉豪保冠氏有功大名主帥用便宜授縣令階忠顯校尉歿於王事事見先塋碑此不具載侯卽忠顯君之次子也趙爲大族大安末侯始弱冠卽入粟佐軍補脩武校尉監洛水縣酒罷官歸遂爲縣防城提控屬大朝兵勢浸盛避於洛水洛州防禦使蘇政召幕下擬充



冠氏令耕稼旣廢城邑無所恃乃挈縣人壁桃源天平諸山以辛巳春歸大行臺特進公於青崖峒行臺聞侯之名隸帳下從征上黨以功授冠氏令俄遷元帥左都監仍兼前職甲申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屢以兵來侵人心頗搖侯謂業已事行臺公不可以貳兵勢雖不振姑少避其鋒以圖後舉耳乃率將佐往依大將字里海軍未幾破義斌于眞定授右副元帥同知大名府路兵馬都總管事階鎮國上將軍乙酉八月復遷冠氏先是故帥李泉爲義斌所攻旣降之矣大軍至怒其虜復有屠城之議侯救護百至老幼數萬竟得全活時泉在大名不數月又結蘇椿輩納

河南軍從宜鄭倜主兵柄日以取冠氏爲計侯每戰每勝  
氣不少衰某月倜自將萬人來攻侯率死士乘城力戰三  
晝夜倜度不能下乘大風晦冥而遁己丑五月朝於北庭  
所上便民事皆優詔從之行臺公亦以其論列具當尤加  
重焉壬辰正月黃龍岡失利將佐千餘人被俘侯皆以計  
活之又明年用行臺公薦宣授行軍千戶仍賜金符戊戌  
南征駐兵蘄黃間被病還以庚子夏五月二十有四日春  
秋五十終於縣治之正寢娶杜氏封某郡夫人子男六人  
長復亨次泰亨賁亨柔亨萬亨幼未名女二人長嫁東平  
路鎮撫軍民都彈壓吳荅里甲幼在室侯資重厚造次必

以禮事太夫人孝意所嚮必奉之惟恐不及撫存幼孤皆使有所立孤女亦擇時貴嫁之在軍中二十年未嘗妄咎一人誅殺不論也人有以急難來歸者力爲贖卹之脫之於奴虜活之於屠戮者前後不勝算他日有負之者亦不以爲意也初縣經喪亂之後荆棘滿野敝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立城市完保聚合散亾業單貧備禦盜賊勸課耕稼所以安集之者心力俱盡經畫既定上下如一四境之內獨爲樂土賓客至者燕享犒勞肅然如太平官府禮成而退皆相與稱嘆以爲侯之材蓋有大過人者矣大概侯所長者甚多所以自待者殊不薄又其所與游皆天下名

士氣節之所感激論議之所薰習鷹揚虎視自當有萬里之望百未一出竟齎志以歿此有識之士所以深悼而屢嘆也孤子復亨等以某年十二月庚寅朔舉侯之柩葬於保義里之先塋禮也既已事以予嘗得幸于其先人辱以神道碑爲請予往客平陽者六年歲戊戌七月以叔父之命將就養於太原侯留連鄭重數月不能別軍行河平予與之偕分道新鄉置酒行營中夜參半把燭相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明日使人留語云欲與吾子別而情所不忍唯有毋相念而已於是疾馳而去不反顧嗚呼此意其可念哉乃爲之碑而系之以銘銘曰

趙侯翩翩蚤有稱乘時雲風志騫騰伯府選勞迺進登樹  
之旂旄冠氏懲大縣萬家旣分崩疲癯之民侯所矜  
不給矧暴陵逋亾日來月有增田野載闢歲載登昔無粗  
麻今纒繪賓禮師儒講顏曾奕邑子弟前伏膺絃歌洋洋  
通僻滕東州百城文治興繁誰宏之侯所宏仁心爲質莫  
我能躬不受祉豈所應孰爲除之又孰乘我侯種德旣有  
徵趙方亢宗理可憑咨爾嗣人其敬承

故帥閣侯墓表

辛丑元日予方客東平載之盛爲具召予及大興張聖予  
祁人宋文卿東光句龍英孺鎮人劉子新太原崔君卿渾

源劉文季壽春田仲德輩飲於家之養素齋載之先病於酒醫者戒勿飲然其所致客皆名士樂籍又京國之舊飲旣洽談謔間作坐客無不滿引舉白者載之歡甚不自顧藉亦復大醉明日疾暴作一仆地遂不起載之資樂易不近貨利與人交無大小能得其歡心以故來哭者皆爲之盡哀將葬孤子德榮請於予曰先人得幸吾子前日之飲亦惟子之故今大故矣忍使之隨世磨滅邪予卽爲敘其平生使刻之石載之姓閻氏先諱輪後有所避改名珍上世有自太原官於上黨者因而家焉考諱謹鄉人以孝直稱娶邢氏生四子載之其第三子也少穎悟知讀書及長

仕州縣絜至公府掾上黨公開壁馬武砦遣別將李松守潞州壬午三月東平行臺嚴公偕國兵略地上黨選懦不能軍乘夜潰圍而遁載之醉不及從明日父老請載之主州事遂以城降行臺授宣武將軍潞州招撫使當是時州人數萬八縣又以千百計非載之知權變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尋有譖於行臺者以爲載之多斂部民金而私貯之行臺按籍問之其出入皆有朱墨可尋行臺直之加懷遠大將軍元帥左監軍兼同知昭義軍節度使事先太師承制封拜載之用行臺薦授輔國上將軍左副元帥昭義軍節度使佩金虎符且命載之積糧數萬選壯士數千

守潞州馬武軍頻出攻北兵大帥懼守者不能堅乃命遷  
州人真定散處滹水之上恆山公仙旣降復謀南歸乃劫  
載之送馬武上黨公開頗知載之參佐諸人又爲之出力  
乃釋不誅放之河南河南破載之復歸行臺公留之東平  
載之雖失侯故將而公以賓從處之凡燕犒賞賜無不豫  
浮沈酒間者十年卒以樂死時年五十七娶常氏有子二  
人長卽德榮次義榮女一人嫁爲進士王得臣妻卒後三  
十日權葬府五里之某原銘曰

不崖岸而孤不邊幅而拘不藪澤而枯不木石而愚身爲  
鴟夷日與酒俱憤則以舒燥則以濡虛舟悠然聽其所如



六合蘧廬八荒庭除蝸左區區化而大庭之居亦何知須  
臾之非萬期而萬期之不須臾彼有衣而弗婁有車而弗  
驅盜死中涂他人是娛顧雖不死殆暴齒露髀鬼籍而強  
行者歟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終